

孟子正義

孟子正義卷二十七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撰集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注

已說於

上篇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注

天下有

若文王者仁人將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畝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

注

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

爲畜產之本也

疏

足以無飢矣。○正義曰阮氏元按

衢州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足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

利本同閩監毛二本足誤可

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

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

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注**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

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疏

不煖不飽謂之凍餒

○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云無帛肉之不煖飽與無

衣食之不煖飽稍差纔不煖不飽尙未卽凍餒而已

謂之凍餒矣謂之

者文王謂之也章指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

老聞之歸身自託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疏**

衆鳥不羅翔鳳來集。○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
攷證云漢書路溫舒上言曰臣聞鳥鳶之卵不毀而
後鳳皇集卽此意楚辭宋玉九辨衆鳥
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
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注**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

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
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

不可勝用也。

疏

注易治也。○正義曰音義云易以鼓切毛詩小雅甫田篇禾易長畝傳云

易治也呂氏春秋辯土篇云農夫知其田之易也高
誘注云易治也易讀如易綱之易。○注疇一井也。○
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一井爲疇九
夫爲一井趙氏所本也說苑辨物篇云疇也者何也
所以爲麻也史記天官書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淳
引蔡邕云麻田曰疇韋昭注國語周語齊語皆云麻

地曰疇說文田部則云疇耕治之田也按易否九四疇離九家注云疇者類也荀子勸學篇言草木疇生書洪範言洪範九疇國語齊語云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皆以疇類言一井八家所共相與為疇故名為疇呂氏春秋慎大篇云農不去疇即農不去井也麻田之說趙氏所不取民非水火不

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

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

不仁者乎注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

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何有不仁者也疏注至饒至

若是○正義曰足為手足之足而或訓為止此云至足與論語百姓足之足同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足續也言續脛也足有繼續之義故得為饒小爾雅廣註云饒多也賈子新書憂民篇云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然則有九年之蓄謂之足矣有九年之蓄則饒多矣故以饒釋之又以多申之

章指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

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疏

倉廩實知禮節。正義曰語出管子牧民篇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

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注所覽大者

意大觀小者志小也

疏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正義曰宏明集宗炳明佛論云登

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周氏廣業孟子逸文攷云論又有云昔仲尼佈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此並用孟文也今作孔子登東山攷魯無東山之名論語顛與爲東蒙主注孔云使主祭蒙山也皇侃邢昺二疏並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主魯頌奄有龜蒙毛傳龜山蒙山也正義亦云論語疏云顛與主蒙山水經注琅邪郡臨沂縣有洛水出太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一名武水東流過蒙山下有蒙祠又東南逕顛與城卽孔子稱顛與爲東蒙主也史記蒙羽其父索隱云蒙山在泰

山蒙陰縣西南然則孟子之東山當作蒙山宗少文必非無據也卽令云東山其爲蒙山固無可疑按閻氏若璩釋地云或曰費縣西北蒙山正居魯四境之東一名東山孟子云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指此疑近是然則蒙山一名東山宗炳蓋以蒙山代東山古人引經原有此例依宗論以東山爲蒙山可也以爲孟子本作蒙山則失之矣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 濶水中大波也

疏 注濶水中大波○正義曰爾雅釋水云河水清且濶猗大波爲濶說文水部云連濶或從連濶連一字也劉熙釋名釋水云風行水波成文曰濶濶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 **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焉 注容光小卻也言大明照幽微 **疏** 注容光至

義曰音義云爲丁去逆切義與隙同說文自部云隙壁際也禮記三年問釋文云隙本作卻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左傳曰緇之隙壤誰之咎也際自分而合言之隙自合而分言之引申之凡圻裂皆曰隙假借以卻爲之按隙之假借爲邑部卻其邑部卻乃卻之卻之爲不恭之卻或寫從邑非也音義作郤廣韻

十九鐸云郤俗從去張有復古編云郤別作郤非隙
爲垢裂之名故一切經音義引國語賈氏注云隙壘
也壘則隙之小者惟息隔其光則已苟有絲髮之隙
可以容絲則光必入而照焉容光非小隙之名至於
小隙極言其容之微者以見其照之大也故以小郤明容光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
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注

盈滿也科

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學必成章乃仕進也

疏

注盈滿至達也。正義曰盈科詳見離婁上篇。應

記儒行篇云上通而不困注云上通謂仕道達於
若也達與通義同故文選顏延年拜陵廟詩云晚達
生戒輕李善注云達宦達也故以達爲仕進延瓌云
坎孔本
作飲

章指言闕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是故賢
者志大宜爲君子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注

蹠盜蹠也蹠舜之分以此別之

疏

注蹠盜蹠也○

正義曰音義云張云蹠與跖同之石切莊子有盜跖篇云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騷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釋文云按左傳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爲友是寄言也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

章指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注楊子

楊朱也爲我爲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

爲也

疏

注楊子至爲也。正義曰列子有楊朱篇張

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是篇載楊朱之言云伯成子高不以一豪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豪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豪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曰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呂氏春秋不二篇云陽生貴己高注云輕天下而貴己孟子曰楊子拔體一毛以

利天下弗爲也
貴已卽爲已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

下已樂爲之也

疏注墨子至之也。正義曰史記孟
子荀卿列傳後附云墨翟宋之大

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武氏
億授堂文鈔跋墨子云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

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
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

秋時屬楚古人於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
蓋墨子居於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言

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翟之尊
文子爲主君意其屬於文子也外傳楚語惠王以梁

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
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則翟實當

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並孔子時
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行至如畢氏據

本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
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

人至周末猶存竊以翟旣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
歷一百九十餘年尙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
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
何可依也音義云突丁徒忽切穿突也襄公二十五
年左傳宵突陳城注云突穿也此丁公著所本乃城
可言穿頂不可言穿莊子說劍篇云吾王所見劍士
皆蓬頭突鬢荀子非相篇孫叔敖突秃楊倛注云突
謂短髮可凌突人者故莊子說趙劍士蓬頭突鬢突
秃聲轉突卽秃楊氏解爲短髮是也趙氏以突明摩
謂摩迫其頂髮爲之秃丁氏以突爲穿失趙義矣文
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孟子墨子兼受摩頂致於
踵利天下爲之劉熙曰致至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
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周
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據此則趙劉所有之本注並
同矣困學紀聞言選注引趙岐作致於踵今本作放
踵注無致至也三字孫宣公音義放踵下據丁氏云
方往切至也是唐宋本已皆作放今攷文選劉峻廣
絕交論皆願摩頂至踵注引孟子摩頂放踵趙岐曰
放至也同在一書所引互異可見趙氏注本唐世已
有其二非至宋始作放踵也又文選洞簫賦注引毛

氏詩傳顏叔子納鄰之釐婦使執燭放乎平旦事下
引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今惟放乎琅邪
注有放至也三字無方往切摩頂放踵注直云摩突
其頂下至於踵爲致爲放莫可究詳矣翟氏顯攷異
云風俗通十反篇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
爲放字與今孟子同江書任彈兩注所引致於踵者
疑當時劉注本獨如是任彈下趙岐二字當亦爲劉
熙傳寫者遷譌然爾謹按墨子有兼愛三篇無摩頂
放踵語莊子天下篇云墨子稱道曰禹親自操耒耜
而九雜天下之川腴而戢脰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
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
以裘褐爲衣跛躄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以曰
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墨翟禽滑釐之意
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腴無
戢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孟子推
其汜愛兼利生勤死薄之道而擬之爲摩頂放踵卽
自苦以腴無戢脰之意耳

子莫執中

注

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

中和專一者也

疏

注子莫至一者也○正義曰子莫未詳或謂莊子有云儒墨楊秉四

秉別無所聞恐卽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音義云
陸云言子等無執中此異於趙氏非也孔子稱堯咨
舜執中孟子稱湯執中此句下云執中爲近之執中
何遽戒人莫執中也陸氏穿鑿不足以易趙也

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注執中和近聖人之道

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

不得時變也疏注執中至變也○正義曰白虎通五
行篇云中央者中和也說文一部云

中和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是爲時執中者但
取不寒不暑也聖人之道以時爲中趨時則能變通
知變通則權也文公十二年公羊傳云惟一介斷斷
今無技注云一介猶一概此云執一介卽執一概也
不知權宜一概如此所以猶執一也戴氏震孟子字
義疏證云權所以別輕重也凡此重彼輕千古不易
者常也常則顯然共見其千古不易之重輕而重者
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變也變則非智之盡能辨
察事情而準不可以知之孟子之闢楊墨也曰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今人讀其書孰知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安在哉孟子又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今人讀其書孰知無權之故舉一而廢百之爲害至鉅哉孟子道性善於告子言以人性爲仁義則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今人讀其書又孰知性之不可不

明哉賊人以爲仁義之禍何如哉老聃莊周無欲之說及後之釋氏所謂空寂能脫然不以形體之養與有形之生死累其心而獨私其所謂長生久視所謂不生不滅者於人物一視而同用其慈蓋合楊墨之說以爲說由其自私雖拔一毛可以利天下不爲由其外形骸薄慈愛雖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爲之宋儒易老莊釋氏之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

咎氣質其所謂理依然如有物焉宅於心於是辨乎理欲之分謂不出於理卽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

理雖視人之飢寒號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無非人欲空指一絕情欲之感者爲天理之本然存之於心及其應事幸而偶中非曲體事情求如此以安

之也不幸而事情未明執其意見方自信天理非人欲而小之一人受其禍大之天下國家受其禍徒以不出於欲遂莫之或寤也凡以爲理它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爲理而禍天下者也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於情欲蔽出於心知無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絕情欲以爲仁去心知以爲智也是故聖賢之道無私而非無欲老莊釋氏無欲而非無私彼以無欲成其自私者也此以無私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者也凡異說皆主於無欲不求無蔽重行不先重知人見其篤行也無欲也故莫不尊信之聖賢之學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後篤行則行者行其人倫日用之不蔽者也非如彼之舍人倫日用以無欲爲能篤行也人倫日用聖人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權之而分理不爽是謂理古今不乏嚴氣正性疾惡如讎之人是其所是其所非執顯然其見之重輕實不知有時權之而重者於是乎輕輕者於是乎重其是非輕重一誤天下受其禍而不可救豈人欲蔽之也哉自信之理非理也然則孟子言執中無權至後儒又增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

而廢百也

注

所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

廢百道也

疏

注所以至道也。正義曰易繫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

百慮途既殊則慮不可不百慮百則不執一也執

則不百慮不百慮故廢百矣揚子爲我執一於爲我

也墨子兼愛執一於兼愛也孟子所以距楊墨距其

執一也故舉一執中之子莫然則凡執一者皆能賊

道不必楊墨也揚子惟知爲我而不復慮及兼愛墨

子惟知兼愛而不復慮及爲我子莫但知執中而不

復慮及有當爲我當兼愛之事揚則冬夏皆葛也墨

則冬夏皆裘也子莫則參乎裘葛之中而冬夏皆袷

也不知趨時者裘葛袷皆藏之於篋各依時而用之

卽聖人一貫之道也聖人之道善與人同執兩端以

用其中故執中而非執一會子居武城寇至則去寇

退則反薪木亦戒其毀傷顏子居陋巷不改其樂而

不同於楊子之爲我者不執一也禹治水勞身焦思

至於偏枯胠胝胼藏發不通而不同於墨子之兼愛者

不執一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禹稷顏子易地

則皆然惟易地皆然則不執一同道者一致也易地

皆然者百慮也執一則爲楊墨不執一則爲禹稷顏
會孟子學堯舜孔子之道知道在變通神化故楊墨
之執一不知變通則距之距之者距其悖乎堯舜孔
子之道也不然楊朱屏氣虛名齊生死固高曠絕俗
之士至墨翟以救世爲心其言曰國家昏亂則語之
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沉湎
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
務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讀其書豈不謂之仁人
君子非孟子深明乎變通神化之道確有以見其異
乎堯舜孔子之權安能反復申明以距之哉學者尚
有申墨子之說者不知道者也

章指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
子行止惟義所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
害之也注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

疏

注令人強甘之。○正義曰：飢渴者急，豈惟口腹有欲得飲食以不甘爲甘，故爲強甘。

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注

爲利欲所害亦猶飢渴

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

矣

注人能守正不爲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不及

逮人猶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患也

疏

注人能至患也。○正義曰

說文又部云及逮也。淮南子脩務訓云堯舜之聖不能及高誘注云及猶如也。不及人卽不如人。趙氏謂人之貧賤者所爲之事不能及富貴之人爲利所動不能守正必爲強奪詐取之事以傷害善人則善人憂患之使不爲利欲所害雖不及富貴之人亦不肯爲禍於善人故善人不爲所憂患。強奪詐取猶飲食之不甘者也。以飢渴而甘其所不甘則因富貴不知人亦將爲其所不可爲此何必貧賤富貴之懸殊者也。同一貧賤而彼稍遜則已姤而傷之同一富貴而彼稍加一等已百計排毀而傾軋之皆心害也受其

害者必善人也。害善人者必小人。非君子也。故云。猶
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患近時通解不爲憂謂不
憂不

反

章指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賤不失道。不爲苟求能
無心害夫將何憂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注介大也柳下惠執

宏大之志不私汙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注介大至量也。正義曰介大也爾雅釋詁文毛詩
大雅生民攸介攸上小明介爾景福介傳皆訓大趙
氏以惠不蓋汙君不辭小官爲大量是也承上不及
人而言之上師之賤不及三公之榮若少存豎羨之
心則辭小官而不居矣是其心之淺隘也音義云陸
云介謂特立之行文選注引劉熙注云介操也陸氏
蓋云

此

章指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賤爲貴

也

疏無可無否。○正義曰法言淵
騫篇云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

井也

注有爲爲仁義也。仞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

有爲者中道而盡棄前行也

疏

注仞八尺也。○正義曰音義云仞丁音刃

云義與仞同借用耳。先儒以七尺爲仞。注云八尺曰
仞。程氏瑤田通藝錄七尺曰仞。說云仞之數小爾雅
云四尺漢書食貨志注引應劭云五尺六寸此其謬
易見也。說文云仞人伸臂一尋八尺。王肅聖證論趙
岐孟子注曹操李筌孫子注郭璞山海經注顏師古
司馬相如傳注房元齡管子注鮑彪楚國語注並曰
八尺而鄭康成周官儀禮注包咸論語注高誘注呂
氏春秋王逸注大招招魂李謚明堂制度論郭璞注
司馬相如賦見司馬彪說則皆以爲七尺。莊子步仞
之邱陸德明釋文亦曰七尺。淮南子原道訓注八尺

曰初而覽真訓注則云七尺曰初其注百初亦曰七
百尺也是書有高誘許慎二人之說證以呂氏春秋
尺者當爲許氏所記雜高誘注中者證以呂氏春秋
注則七尺者誘之說也近世方密之顧亭林皆篤信
八尺之說瑤田以爲初七尺者是也揚雄方言云度
廣以尋杜預左傳初溝洫注云度深曰初二書皆言
人伸兩手以度物之名而尋爲八尺初必七尺何也
同一伸手度物而廣深用之其勢自不得不異人長
八尺伸兩手亦廣八尺用以度廣其勢全伸而不屈
故尋爲八尺而用之以度深則必上下其左右手而
側其身焉身側則胸與所度之物不能相摩於是兩
手不能全伸而成弧之形弧而求其弦以爲初必不
能八尺故七尺曰初亦其勢然也玉篇云度深曰測
說文解測字曰深所至也測之爲言側也余之說初
字以爲伸手度深必側其身焉義與此合矣段氏玉
裁說文解字注云程氏甚精初說可定矣攷工記廣
二尋深二初謂之澮倘其度同八尺何不皆曰二尋
如上文廣二尺深二尺之例也謹按初爲七尺程氏
段氏之言定矣管子地員篇云夫管仲之匡天下也
其施七尺濱田悉徙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

至於泉赤壘歷疆肥命之曰四施四七三十八尺而
至於泉黃唐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
斥堠命之曰再施二十七十四尺而至於泉黑堠命之
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墳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
而至於泉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
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
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
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
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
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
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
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
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陸山白壤十八施
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驕石不可得泉徙山十
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
高陵之山二十施百四十一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
曰縣泉鑿之二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鑿之三
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曰泉英鑿之五尺而至於泉
山之材鑿之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測鑿之三
七十二一尺而至於泉然則鑿地之度以七尺爲準

何與施其數同也。自二尺至八仞言之，原不必九仞。而已可得泉，但水土深淺不齊，必極之以二十施，則九仞僅有其半。故趙氏以中道言之，九仞而不及泉，明及泉者有不待九仞也。猶爲棄片，明九仞功方得半也。不致管子未知其旨。

章指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九仞而輟，無益成功論。

之一簣義與此同。

疏

論之一簣。正義曰：音義云：論謂論語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注**性之

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

仁以正諸侯也。

疏

注性之至侯也。正義曰：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

事而自然，謂之性。春秋繁露察名號篇云：如其生生自然之資，謂之性。周禮算經云：此天地陰陽之性，自然也。故以性爲自然好仁也。廣雅釋親云：體身也。大戴禮會子大孝篇云：身者親之遺體也。淮南子繆稱

訓云身君子之言信也高誘注云身君子之言體行
君子之言也以體行解身字與趙氏此注同是身之
卽體之也行人謂以德澤及人視之若身謂不異身
受之也說文人部云假非真也儀禮少牢饋食禮假
爾大筮有常注云假借也行仁視之若身則實行之
矣五霸假借行仁之名以正諸侯非其實能行仁也
大戴記曾子立事云太上樂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
能自彊盧辨注云自彊謂其身不爲太上謂五帝其
次謂三王其下謂五霸孟子曰久假而不歸惡知其
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

非有也

注

五霸若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

安知其不真有也

疏

注五霸至有也。正義曰五霸假借仁義之名旋復不仁不義

不能久也假而能久仁亦及人究
殊乎不能假而甘爲不仁者也

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

其勉之也

疏

用而不已實何以易。正義曰呂氏春秋順說篇云以之所歸高誘注云歸終

也僖公二十四年左傳婦怨無終注云終猶已也此云用而不已卽是假而不歸以已釋歸也實卽指湯武身之謂與身之何以易曹風下泉所以思明王賢伯矣攷文古本無已字落之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大甲於桐民大悅大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注公孫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

疏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自是尙書文而不稱書曰孟子

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注人臣乘

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卽立君宿畱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
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

不耕而食何也

疏

注詩魏至素餐○正義曰詩序云

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毛傳云素空也空
之言虛也無功受祿是虛得此餐也

孟子曰君子

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

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注

君子能使人化其道

德移其習俗君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
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

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
遇者化何素餐之謂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注

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爲

事也

疏

齊王至事也○正義曰孟子仕齊久此稱

云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其說始於管子穀梁成公元
年傳亦云三代之時民之秀者乃收之鄉序升之司
徒而謂之士固千百之中不得一焉大宰以九職任
萬民五曰百丁化飭入材計亦無多人爾武王作酒
誥之書曰妹土爾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
厥長此謂農也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此
謂商也又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聽朕教則
謂之士者大抵皆有職之人矣惡有所謂羣萃而州
處四民各自爲鄉之法哉春秋以後游士日多齊語
言桓公爲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
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而戰國之君遂以士
爲輕重文者爲儒武者爲俠嗚乎游士興而先王之

法壞矣彭更之言王子墊孟子曰尚志注尚上也士

之問其猶近古之意與注尚上至志也○正義曰儀禮

當貴上於用志也疏觀禮云尚左注云古文尚作上

釋文序錄引書贊云孔子撰書尊而命之曰尚書尚

者上也尊之猶貴之故以上釋尚又以貴釋上程氏

瑤出通藝錄論學小記云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

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

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曰何

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曰何

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

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備矣注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

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

為上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也疏大人之事備

矣○正義曰

程氏瑤田論學小記云萬物皆備於我我者己也尙志者居仁由義之謂也不殺無罪曰居仁不取非其有曰由義尙志之時雖曰士也然豈待爲大人而後謂之大人哉蓋大人之事天生己時己備之矣

章指言人當尙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

食豆羹之義也

注

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爲廉

謂以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爲仲子之

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

禮義而受之也

疏

注仲子至受之也。正義曰仲子

不義其兄之祿而處於陵此實事也。不義而與之齊國而不受無此事人虛擬之也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猶萬鍾之不受也處於陵猶簞

食豆羹之不受也亡親戚君臣上下是不知禮義之大者若能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則宜知親戚君臣上下矣仲子既不知有親戚君臣上下又何能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也此趙氏義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鄒陽上梁王書稱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皇甫謐高士傳載其事愚謂果有此事自是廉之實蹟匡章何以不稱於孟子之前孟子又何以設言與之齊國而弗受而反不及其辭楚相邪嘗攷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賚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存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履爲食食粥篋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徇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此北郭先生之事而高士傳以爲陳仲子夫鄒陽所云辭三公者特言其不願爲三公耳固不必實有一卻聘之事而士安附會其說遂以北郭事移而屬之仲子豈可信乎且於陵齊地顛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高士傳稱陳仲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賢

而聘之以齊地爲楚地傳會改易灼然可知而左人
祖仲子者猶以辭三公爲美談夫亦未之攷耳

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

哉注人當以禮義爲正陳仲子避兄離母不知仁義

親戚上下之叙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爲大哉疏注人當至

大哉○正義曰經言亡親戚君臣上下趙氏言不知

仁義親戚上下之叙不言君臣者以上下卽君臣也

避兄離母是不知親戚不義蓋祿是不知君臣親戚

屬仁君臣屬義故不知仁義書惇叙九族是親戚有

叙也周禮春官小宰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注云謂

先尊後卑是上下有叙也賈子新書六術篇云人之

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

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

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會祖而昆弟故爲從會祖昆
弟從會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此六者之謂六
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

失本末之度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然則親戚專指同姓呂氏春秋論人篇云論人者又必有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高誘注云六戚六親也有父則有母有子則有妻與賈子之說互相備也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云君親無將注云親父母也父母六親所由始也故專得其稱禮記祭義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注云親長父兄也此親專屬父儀禮喪服記親則月算如邦人注云謂在五屬之內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注云總服以內也天官大宰一曰親親注云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書堯典以親九族馬氏鄭氏注皆云上自高祖下至元孫爲九族凡稱親皆謂父族喪服小記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云親者謂舅所生此以舅之生母爲親仍六親中之母也毛詩大雅行葦戚戚兄弟傳云戚戚內相親也箋云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孔氏正義云戚戚猶親親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正義云戚親也是戚亦與親同指同族而言爾雅釋親先釋宗族六親之正也次因母而及

母黨因妻而及妻黨因子而及昏媾是連類而推及之秋官大司寇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而賈氏疏兼以外親有服者言之非其義也乃曲禮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孔氏正義謂親言族內戚言族外國語鄭語云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荆蠻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韋昭注云親謂支子甥舅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爲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媾亞以象天明杜預注云六親相睦蓋自漢以來有尙書歐陽夏侯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黨二夫同姓稱宗族母妻稱黨自混黨於族遂亦稱黨爲親漢儒說經尙無以親戚指異姓而韋昭杜預生於漢末其時外戚之盛踰於宗族預又爲司馬懿之女壻其以媾亞爲親宜矣然左傳言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媾亞數雖有六原無親名故孔氏正義辨之云老子云六親不和焉有孝慈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則以杜氏所云六親爲不然也鄭語非親二字承上文支子母弟甥舅故韋昭注云其實親字祇屬支子母弟如小雅頌弁序云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而末章連言兄弟甥舅不得謂甥舅亦同姓九族也趙氏以

親戚指母與兄是矣仲子舜兄離母而親其妻是親戚之叙失矣翟氏灝攷異云王氏翼注云此作一向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者苟卿不苟篇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不如盜也又非十二子篇云仲綦刻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而食亦無益於人之國蓋堅瓠之類也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爲至今不殺乎仲子礫廉矯義不惟人不信之且多厭惡之矣倘特因孟子之大聲一呼而仲遂敗其僞與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焉猶於也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也

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注

桃應孟子弟子皋陶爲士官主執罪人瞽瞍惡暴而

殺人則皋陶如何

疏

注皋陶爲士官主執罪人。正義曰書堯典云帝曰皋陶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

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馬氏注云士獄官之長鄭氏

注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禮記月令孟秋命理瞻傷注云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

司寇士爲刑官之長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注孟子曰

皋陶執之耳

疏

注皋陶執之耳。正義曰皋陶既主執罪人故執殺人者然則舜

不禁與

注

桃應以爲舜爲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

止之邪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注夫辭

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爲

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

疏

注夫辭至禁之也。正義曰周禮秋

官司烜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鄭司農注云夫發聲是夫爲語辭也趙氏以舜之天下受之於堯故不得

禁臯陶執殺人之罪人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夫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者死天之道也臯陶既受之舜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且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諄諄然命之也謂其法當乎天理合乎人心而已然則舜如之何

注應

問舜爲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

注

孟子曰

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蹠蹠草履可蹠者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訖然忽忘天下之爲貴也

疏

注舜視至不惜○正義曰說文艸部云棄捐也手

部去捐棄也捐棄二字轉注故以捐釋棄也文選

北山移文注引劉熙注云蹠草履可履趙氏云草履

可蹠可蹠猶可履也說文履部云履履也履足所依

也故可稱草履亦可稱草履毛詩大雅生民履帝武

敏故傳云履踐也以其可踐故名履呂氏春秋長見

篇云視釋天下若釋躡高誘注云釋棄也觀表篇云
視舍天下若舍屣高誘注云屣弊屣也莊子讓王篇
云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又云曾子曳屣而歌
商頌聲滿天地釋文云縱三蒼解詁作躡云躡也聲
類或作屣通俗文云履不著跟曰屣李云縱履謂履
無跟也王云體之能躡舉而曳之也然則躡屣躡三
字同說文足部云躡舞履也革部云鞮鞬屬鞮革履
也周禮春官鞮鞬氏注云鞮讀如屣鞮屣四夷舞者
所屣也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屣史記貨殖傳云
躡利屣徐廣云舞屣也段氏王裁說文解字注云躡
一作跣吐協反地理志跣躡臣瓚曰躡跟爲跣按
舞不納履故凡不著跟曳之而行曰躡屣如雋不疑
傳長門賦皆是也西京賦說舞曰振朱屣於盤樽許
曰朱屣赤絲履也謹按說文躡雖分兩字而鞮爲
鞮屬鞮爲舞者所屣躡爲舞履則躡與鞮原爲一物
故呂氏春秋同載侯謂吳起之言一云躡一云屣屣
卽是鞮爲舞者無跟之履蓋舞履名鞮以其無跟履
之敝壞者不可以納但爲躡舉而曳之如原憲之絀
履曾子之曳屣不必爲舞履以其無跟而亦稱絀此
高誘所以訓屣爲敝履也而皆非草履之名乃劉趙

並以草履釋之者劉熙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草履曰屣於是杜預注僖公四年左傳屣屣云屣草履因韞屣氏注言舞者所屣屣既爲草履之稱韞既足踏故以屣爲草履耳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韞其實止解履也與史記虞卿躡蹠之蹠別徐廣曰躡草履也又屣亦草履按屣爲齊人稱草履之名而屣實無此稱釋名又云屣草履也屣躡也出行著之躡躡輕便因以爲名也然則草履名屣舞履名屣閻氏謂其有別是也趙氏云屣喻不借者釋名於齊人謂草履曰屣之下又云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齊人云屣屣猶把作屣貌也荆州人昇屣絲麻韋草皆同名也古今注云不借者草履也說文系部云屣一曰不借緝儀禮喪服傳繩屣者繩菲也注云繩菲今時不借也齊民要術雜說第三十引崔寔四氏月令云十月可拆麻緝績布縷作白屣不借注云草履之賤者曰不借然則不借卽不借卽屣趙氏既以屣爲草履故以其稱屣者爲喻不借也注舜必至黃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云濱水涯也古者海之濱便爲政令所不及故舜竊父處於此伯夷太公辟紂居於此因悟執之而已矣卽尙書盡

執拘以歸於周之執非指法言音義云訢音折爾雅釋詁云欣樂也史記趙世家荀欣漢書古今人表作荀訢說文欠部云欣笑喜也言部云訢喜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萬石君傳侍僕訢訢如也晉灼引許慎曰訢古欣字蓋灼所據說文訢在欠部欣字下似與今本不同

章指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如此孟子之言揆聖意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范

范齊邑王庶子所

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

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

與王子豈非皆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

是也

疏

注范齊至食也。正義曰閻氏若據釋地云

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本春秋晉大夫士會邑

國語是

以受隨范是又卒屬魯後漢志東郡范縣有

素亭

卽莊三十一年築臺於秦地道志在縣西北是

也孟子

時則屬齊趙注云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

蓋齊王

之子生長深宮賜第於康衢貴仕於朝內豈

容遠在

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

殆猶靖

郭君孟嘗君之於辭乎。注孟子至是也。

正義曰

以經言自范之齊則是在范望見王子至齊

乃言故

云之范見王子之儀還至齊謂諸弟子說文

人部云

儀度也賈子新書容經云容貌可觀聲氣可

樂又云

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

此儀卽

謂容儀威儀經言望見遙而望之故見其儀

儀字從

望字推之梁惠王上篇望之不似人君注云

望之無

儼然之威儀是也劉熙釋名釋天云氣愾也

愾然有

聲而無形也下云居移氣故云聲氣亦卽本

容經聲氣可樂之語也阮氏元按勘記云高涼按涼
字與亮同古字通用按亮者明也乃聲之高明由於
志之高明志之高明由於居之尊貴故既言聲氣又
云氣志補氏以養移體爲比喻之辭故云若供養之
移人形身使充盛也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蓋下專
言居故以養爲喻也夫居尊爲居居仁亦爲居以居
仁與居尊較則居仁爲大矣故云大哉居乎當慎所
居猶云術不可不慎同是居宜擇而居其大者必以
居仁爲大也卽以居勢言之則居尊者高居下者卑
居下者之氣不如居尊者之高而居勢者之小又不
如居仁者之大矣同是子而王子異於凡人亦同是
人而君子異於小人可相觀而喻矣孟子之言含蓄
不盡趙氏注與章指互發明之
凡人卽凡民謂衆庶詳見前

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
猶王子殊於衆品也

孟子曰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

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注

言王子宮

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

勢位故也況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

也

疏

注仁義在身不言而喻○正義曰詳見前謂仁義根於心其施於四體者威儀容度益有可觀

魯君之宋呼於埴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

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注

埴澤宋城門名

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

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

疏

注埴澤至發聲○正義曰音義云呼

丁火故切開氏若據釋地云埴澤卽襄十七年築者
謂曰之澤門杜氏注宋東城南門是也或曰得無禹
貢盟諸澤名其門乎按盟諸澤在故宋國微子所封
之東北此自爲南門耳又云三衢毛氏曰呼喚也凡

歎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嗚呼呼嗟醫書一呼一吸
爲一息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
倉葛呼之類也果爾魯君於垓澤之門自應如趙注
云以城門不自背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爲平聲不
應音去聲爲叫號之呼明矣近講又云有作魯君自
呼之聲者陋甚試看呼於門於字是呵護傳呼來於
垓澤之門尤非人之聲音關乎貴賤呵護傳呼乃賤
者之役聲可習之而能若魯君與宋君聲爲居高養
優所移豈他人能似仍屬倉卒自呼故爲監門者所
疑按字義古不以音分呼喚號呼雖有不同而皆爲
聲趙氏以發聲解之者文公元年左傳云江芊怒曰
呼注云呼發聲也禮記月令云雷乃發聲棗記云其
聲發以散注云發猶揚也國語周語云土氣震發鬼
谷子摩篇云怒者動也國語周語云怒而不怒韋昭
注云怒作氣也蓋發聲者奮作其氣而揚厲其聲之
謂也魯尹夜至宋城監門者不肯開納故魯君怒而
發聲呼於門外魯君之呼卽猶江芊之呼其聲震動
故守者聞之發聲二字解怒之呼與杜氏同杜氏言
亦有所受也因其不肯所以發怒注義甚明正見威
之可畏與王子儀之可象同一居尊勢所移若謂慮

其夜不開城門因而君預自請開顧魯君之來守者豈不知所以不肯開者正以乘夜而來詎非襲我豈魯君自呼以表其非他人而門即啟乎邳暉守上東城門帝至見面於門且不受詔豈異國之君自請於門遂可信而納之乎且召評說文在言部作評號嘑在口部作嘑此呼字說文口部云外息也呼評嘑三字不同外息謂出其氣出其氣正是震發其氣凡人氣息和則呼吸相均忿而爲怒則呼長而吸小故象其發怒之聲而以爲呼也此呼正呼吸之呼與召評號嘑自別無煩以平去分也趙氏注嘑爾而與之讀嘑爲呼而訓爲咄啐此以嘑爲呼之假借咄啐爲呼正與此相發明矣

章指言與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

以居仁由義盎然內優胷中正者眸子不瞽也疏

眸子

不瞽○正義曰音義云瞽丁云案開元文字音茂目不明也張亡角反玉篇目部云瞽莫邁亡角二切自不明貌荀子非十二子云世俗之溝猶瞽儒楊倞注云瞽闇也闇亦不明也瞽與眊一音之轉趙氏以瞽

與優韻則

讀若茂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

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注人

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

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且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

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

拘致君子之心也

疏

注且恭至心也○正義曰爾雅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注云行之

送也周禮春官大史及將幣之日注云將送也賈氏疏云幣謂璧帛之等禮記少儀云開始見君子者辭

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注云將猶奉也孔氏正義云將命謂傳辭出入通主客之言語者也將之義為

送為奉而將幣將命皆是行禮故將為行趙氏之義蓋謂以幣行禮必以命行之乃為實若但以幣將未

以命將則爲無實不可以虛致君子說文手部云拘
止也毛詩大雅抑篇淑慎爾止魯頌泮水篇魯侯戾
止傳並云止至也至卽致故以致釋拘近時通解謂
幣帛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乃是其實若幣行時
方恭敬卽是虛文君子
不可以虛文拘留之

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
者謂愛敬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

注

形謂君子體貌嚴尊也尚書洪

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

天假施於人也

疏

注形謂至人也○正義曰禮記樂

逸嚴恭寅畏鄭氏注云恭在貌禮記大傳收族故宗
廟嚴注云嚴猶尊也洪範尚書篇名云二五事一曰
貌貌曰恭恭作肅恭肅卽尊嚴也說文色部云色顏
氣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妖妍也妖麗謂女子容

邑妍美引詩鄭風有女同車篇毛傳云舜木槿也六
平御覽引傅子云舜華麗木也謂之日洽或謂之洽
容或謂之愛老沖舜爲麗木故以比顏色之美好趙
氏謂體貌尊嚴與顏色妖麗皆天之所生故爲天性
阮氏元按勘記云十行本舜字模糊聞監毛三本如
此廖本孔本韓木攷文古木作舜按音義出舜字依
說文則舜古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注踐履居之也
字葬俗字也

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

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疏至義也

○正義曰說文足部云踐履也形而言踐履故以居
之明之禮記明堂位言周公踐天子之位卽居天子
之位也引易者坤六五文言傳文云君子黃中通理
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蓋以踐形爲居體
也春秋繁露有陽尊陰卑篇云三王之正隨陽而更
起以此見之貴陽而賤陰也故數日者據晝而不據
夜數歲者據陽而不據陰是故春秋之於昏禮也達
宋公而不達紀侯之母丈夫雖賤皆爲陽婦人雖貴

皆爲陰菴氏以男子生有美形宜以正道居之女子
生有美色亦宜以正道居之乃上並稱形色下單言
踐形不言踐色是尊陽抑陰猶數晝不數夜達宋公
不達紀侯之母也至名者聖人爲男子踐形者之稱
然則居色者之主名其聖女與禮記大傳云異姓主
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
立於母與婦之名耳趙氏以居色者爲婦女故假借
此二字也按此章乃孟子言人性之善異乎禽獸也
形色卽是天性禽獸之形色不同乎人故禽獸之性
不同乎人惟其爲人之形人之色所以爲人之性聖
人盡人之性正所以踐人之形苟拂乎人性之善則
以人之形而人於禽獸矣不踐形矣孟子此章言性
至精至明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物成性不同
故形色各殊人之形官器利用大遠於物而於人之
道不能無失是不踐此形也猶言之而行不逮是不
踐此言也又原善云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
後可以踐形血氣心知之得於天形色其表也由天
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徵爲形色其偏全厚薄勝負雜
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爲形色其偏全厚薄勝負雜
稜能否精濁清濁昏明煩煩員員氣行類滋廣博製

舜閔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咸分於道以順則
魚以治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呈乎才人之才得天
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馭橫
生去其畏不暴其使智足知飛走蠕動之性以馴以
豢知卉木之性良農以蒔刈良醫任以處方聖人神
明其德是故治天下之民民莫不育於仁莫不條貢
於禮

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樺是

以聖人乃堪踐形也

疏

有表無裏謂之柚樺。○正義曰音義云柚樺丁云上以究

引似橙而醋下音臻從木莘字亦作榛榛似栗而小
引此二物者皆謂內不稱外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
證云案樺字宋本及韻會榛字注引此文並同攷說
文案果實如栗榛木也其字從業從木廣雅作辛栗
脫木字陸璣詩疏本草圖經作莘謂是栗之一種則
改從莘今此作樺木與草兩岐恐亦譌體古木作梓
尤非柚皮厚味甘實酢不中啖榛肉作胡桃味而實
肥者少故江南諺云十榛九空趙氏以喻有表無裏

殆以
此邪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注齊

宣王以三年之喪爲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
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旣不能三年喪以朞年差愈於
止而不行喪者孟子曰是猶或殄其兄之臂子謂之
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注殄戾也孟子言

有人戾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
爾是豈以徐之爲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
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朞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疏

注且徐徐云爾○正義曰毛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
金罍傳云姑且也趙氏佑溫故錄云齊宣王欲短喪

意在變今非變古蓋當時久不行三年之喪直己而已矣齊王殆聞孟子之教知己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爲過故欲酌易而從莽不知天下無得半之理既知其非不求其是而小變之以爲安終身無望於是矣故孟子於藪盈之請輕稅則喻之懷雞而公孫丑問短喪則喻之糝兄

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注

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

之數其傳爲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

疏

注王之庶至之何。正義曰閻氏若疏釋之又禮云以經解經莫合於喪。記公子爲其母章以解云平爲其母也。厭於父在本無厭。禮焉制。禮。冠。厭。衣。類。緣。既。葬。而。除。之。服。鄭。康。成。曰。不。奪。其。忌。也。無。厭。於。諸。母。之。說。厭。嫡。母。誤。自。趙。岐。沿。於。孔。疏。明。初。大。明。令。載。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曰。謂。嫡。母。在。室。者。後。季。慈。錄。成。益。定。制。讀。自。製。序。文。真。有。冠。履。倒。置。之。歎。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

之請數月之喪陳氏暘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
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
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
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
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
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
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
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
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緜緣旣葬除之傳曰
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
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蓋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
餘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
子貴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葬葬曰夫人
曰小君成其爲君母也惟嫡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
則天子諸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
母謂厭於嫡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

於已謂夫莫之禁而不爲者也

注

孟子曰如是王子

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

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疏王注

子至譏之○正義曰喪服傳云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爲母此子之禮也今公子厭於父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緜緣既葬除之注云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然則僅喪三月視期少九月是不能終子禮也其傳請數月之喪蓋卽此三月旣葬而除之喪數月者三月也公子厭於父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則君於庶夫人無一日之喪者也則公子亦宜不敢有一日之喪然制禮者權情度義不奪其母子之恩故爲制此三月之服乃雖有此制必請之於君俾恩由君出此傳所以爲之請也請之蓋舊例如此若本無數月之喪之制安容妄請乎若依君所不服子不敢服之例則當已而得有此推恩三月之禮是加於已故云雖加一日愈於已若無此制孟子之禮如是言乎夫以當己之喪而尙加三月以伸母子之恩而三年之喪隆而爲期何以伸孝子之志同一愈於此爲有所禁而

加彼爲無所禁而短或得
或失不待智者知之矣

章指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日君
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葬之故譬以紵兄徐徐也疏
禮斷三年○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者豈
不送死有已復
生有節也哉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注教民之道有五品有如
時雨化之者注教之漸漬而沾洽也有成德者有達

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注私獨淑善艾治也君

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疏

注私獨至差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孝行篇身者非
其私有也高誘注云私猶獨也書堯典烝烝乂史記

五帝本紀作烝烝治是久卽治也洪範恭作肅從作
又詩小雅小旻篇云或肅或艾是艾卽久也君子獨
善其身原未施教於人但人以其仁爲法卽不異親
受其教趙氏以獨善解私淑則私淑指獨善其身之
人艾字指人之法其仁以自治按離婁下篇云子未
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趙氏以爲我私善之
於賢人則私淑屬法其仁之人與此注義異然私淑
艾三字殊不易達國策秦策賞不私親近注云竊愛爲私
曲也楚辭離騷皇天無阿私兮王逸注云竊愛爲私
曲竊皆不直之義也說文又部云叔拾也從又未聲
汝南人名收芎爲叔又手也叔从又故爲拾取之正
訓毛詩豳風七月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是也淑與
叔通詩陳風彼美叔姬釋文云本亦作淑詩周南葛
覃是刈是濩釋文云刈本又作艾韓詩云刈取也禮
記祭統草艾則墨注云草艾謂艾取草也是艾之義
爲取與叔之義爲拾同蓋私淑諸人卽私拾諸人也
淑艾二字義相疊私淑艾者卽私拾取也親爲門徒
面相授受直也未得爲孔子之徒而拾取於相傳之
人故爲私私淑猶云竊取也彼言私淑諸人不必又
疊艾字其義自足此疊艾字以足其句其實私淑艾

猶私淑也德恐其惑而不定故成之財卽才也才恐其滯而不通故達之義易明故趙氏不注音義云陸云達財周恤之一本說云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開其善才此正義也轉附諸後而取陸之說陸直以財爲貨財全不知古人六書通借此五者君子之所之學鄙不足議況淑之爲叔拾乎

以教也

注

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

章指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乎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注

丑以爲聖人之道

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

疏

注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正義

曰說文子部云孳孳汲汲生也又支部云孜孜汲汲也周書曰孜孜無怠孜孜二字古多通用前孳孳爲善者音義引張云與孜同古字通用下文同下文卽指此章也自勉與無怠義亦相近僞孔尚書傳云孳孳勸勉不怠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問顏子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出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今謂人倫日用舉凡出於身者謂之道但就此求之得其不易之則可矣何以茫然無據又若是哉曰若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謂人人由之如爲君而行君之事爲臣而行臣之事爲父爲子而行父之事行子之事皆所謂道也君不止於仁則君道失臣不止於敬則臣道失父不止於慈則父道失子不止於孝則子道失然則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非智仁勇不能也質言之曰達道曰達德精言之則全乎智仁勇者其盡君道臣道父道子道舉其事而亦不過謂之道故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極言乎道之大如是豈出人倫日用之外哉以至道歸之至德之人

豈下學所易窺測哉今以學於聖人者視聖人之語
言行事猶學奕於奕秋者莫能測奕秋之巧也莫能
遽幾及之也顏子之言又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中庸詳舉其目曰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而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
強蓋循此道以至乎聖人之道實循此道以日增其
智日增其仁日增其勇也將使智仁勇齊乎聖人其
日增也有難有易譬之學一技一能其始日異而月
不同久之人不見其進矣又久之已亦覺不復能進
矣人雖以園工許之而自知未至也顏子所以言欲
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
己此顏子之所至也李氏光地榕村藏稿云丑非欲
孟子貶其高美欲孟子使己幾及其高美耳又非以
其立教之高而謂如天不可幾及正謂其立教之循
循有序而苦於高美者速至之無期如孟子曰大匠
天之不可幾及耳故孟子告之云云 孟子曰大匠
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
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大匠不爲新

學拙工故爲之改鑿廢繩墨之正也羿不爲新學拙射者變其殼率之法也殼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殼弩而不發以待殼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

疏弩注殼至

取之也○正義曰告子上篇必志於殼注云殼張也張弩向的者用思專時也此云弩張向表率之正體以張弩向的準之則表率之正體卽指的而言正體謂正鵠之體表卽標也周禮夏官射人注云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五采之侯卽五正之侯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畫此五采以爲標識卽以爲法率故趙氏以表釋率而以爲正體也小雅賓之初筵發彼有的毛傳以質釋的禮記射義注以所射之識釋的

所射之識猶云標也望之極思用巧之時卽所謂用
思專時也按禮記緇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於厥度則釋注云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
射禽弩已張於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
發矢機張卽孟子所謂毅也淮南子覽冥訓云以治
日月之行律高誘注云律度也律與率同行度可云
行率則孟子所云率正卽省括於度之度也繩墨兩
事毅率亦是兩事毅謂張弩率謂省括於度趙氏言
極思用巧卽是省而率則不必專指正之體耳音義
云丁云率循也謂毅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
於表陸云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
也則讀爲律丁訓率爲循非其義陸讀爲律訓法近
是矣說文弓部云引開弓也淮南子說林訓引弓而
射高誘注云引張弓也引爲張弓故趙氏卽以毅弩
釋引弓引弓不發卽猶張弩不發故云引弓毅弩而
不發音義云丁云躍如猶如卓爾陸云躍如心願中
陸是也心願中故不發以待毅之偶爾雅釋詁云偶
合也謂所張之毅合乎所擬之率則釋之乃必中也
待其合而後發故不遽發者必願中也躍如猶云躍
躍爾雅釋詁躍躍迅也釋詁云迅疾也言手雖不發

心則躍躍疾去也論語子罕篇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己鄭氏注云卓爾絕望之辭詩周頌天作高山箋云卓爾與天合其德丁氏之說擬不於倫趙氏以君子於射喻君子於道引而不發以待其偶中道而立以待其從雖以穀弩釋引弓與上變穀率意不同也

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宏道丑欲下之非也

疏

曲高和寡○正義曰

新序宋玉對楚威王曰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

以道殉乎人者也

注

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

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者也

疏

注殉從也○正義曰文選通幽賦豈

全身之足殉兮注引項岱云殉從也史記屈原賈生傳貪夫殉財索隱引臣瓚云亡身從物謂之殉莊子
斯拇云小人則以身殉利釋文引崔注云殺身從之曰殉

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慎故

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

說叢篇云水浮萬物玉石

止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者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

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

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

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挾接也接己之貴勢接己

之有賢才接己長老接己嘗有功勞之恩接己與師
有故舊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
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

答矣

疏

注挾接也。○正義曰說文手部云挾俾持也
楚辭天問何馮弓挾矢王逸注云挾持也廣

雅釋詁云接持也是挾與接義同也儀禮鄉射禮兼
挾乘矢大射儀挾乘矢注並云方持弦矢曰挾古文
挾皆作接是挾與接字通也挾爲俾持接爲方持義
有不同而爲持則同故云挾接也昭公十九年左傳
以持其世而已釋文云持本作持莊子徐無鬼恃源
而往者也釋文云持本亦作持持持同聲義通挾之
爲持卽爲恃故趙氏旣以接釋挾又云恃此五者挾
貴挾賢挾長挾有勳勞挾故卽持貴持賢持長持行
勳勞持故亦卽恃貴恃賢
恃長恃有勳勞恃故也

章指言學尙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

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

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注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

而棄之則不可所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

也於義當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

不自安矣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

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疏注已棄至慎也○

長篇三己之對上三仕則已爲罷黜昭公二十九年

左傳水官棄矣杜預注云棄廢也是已卽棄也趙氏

以無罪而黜則凡仕者皆自危故云使無罪者咸恐

懼也○注於義當厚至安矣○正義曰何不薄猶云

何人不爲所薄素與親厚者本不憂其薄今見其自

薄於所當厚則人人不安而親厚不可恃也○注不

審至之何。○正義曰：莊子天下篇云：銳則挫矣。郭象注云：進躁無崖，爲銳進之太過，故以過進解其進銳也。越其倫，卽卑踰尊，疏踰戚，故引翔而後集，與梁惠王下篇故國章章指同論，衡狀雷篇云：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後漢書李固傳：陽嘉二年，固對策云：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李賢注云：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按李固自是引孟子，宜以謝承書爲是。范蔚宗本司馬彪之誤，爲老子耳。老子無此文也。趙氏注義與王充李固同，然則漢時解孟子此文，皆以刑賞用人言。趙氏蓋有所自也。

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

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

疏

賞僭至所紀。○正義曰：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謂楚

子木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商頌有之曰不僭不
濫說苑善說篇云晉誅羊舌虎叔向為之奴祁奚見
范宣子曰善為國者云云文與此同荀子君
臣篇作賞僭則利及淫人刑濫則害及君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注物謂凡物可以

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如人仁若犧牲不得不殺

也疏注物謂至殺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凡失

萬物也牛為大物故從牛勿聲下言犧牲則物可以

養人謂六畜牛羊之類也禮記樂記云仁以愛之荀

子大略篇云仁愛也故親韓詩外傳云愛由情出謂

之仁說苑說叢云愛施者仁之端也是愛與仁義亦

通故廣雅釋詁云愛仁也此云愛之而弗仁是仁與

愛別蓋有愛物之愛有愛人之愛愛人之愛則謂之
仁春秋繁露仁義法云愛在人謂之仁愛在人乃謂
之仁然則愛在物不謂之仁矣愛物者第養育之不
同於愛人之為仁故云當愛育之不如人仁禮記祭
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咍祭牲必於

是取之天官庖人辨六畜之名物注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是犧牲先養育之而後殺也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注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

與親同也

疏

注臨民至同也。正義曰說文人部云

在族類者爲親其普施於民者通謂之仁而已仁之言人也稱仁以別於物親之言親也稱親以別於疏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注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

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

疏

注親至愛物。正義曰程氏瑤田通藝錄

論學小記云人有恒言輒曰一公無私此非過公之言不及公之言也此一視同仁愛無差等之教也其端生於意必固我而其弊必極於父攘子證其心則陷於欲博大公之名天下之人皆枉己以行其私矣而此一人也獨能一公而無私果且無私乎聖人之所難若人之所易果且易人之所難乎果且得謂之公乎公也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施爲自然之等級自然之界限行乎不得不行止乎不

得不止時而子私其父時而弟私其兄自人視之若無不行其私者事事生分別也人人生分別也無他愛之必不能無差等而仁之必不能一視也此之謂公也非一公無私之謂也儀禮喪服傳之言昆弟也曰昆弟之道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孔子之言直躬也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爲等級界限無意必固我於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則所謂公者必不出於其心之誠然不誠則私焉而已矣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夜不眠豈可謂無私乎嗚乎是乃所謂公也是父子相隱者之爲吾黨直躬也不博大公之名安有營私之舉天不容僞故愚人千慮必有得焉誠而已矣

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爲務注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賢也疏

注知者至賢也。○正義曰說文力部云務趣也知所務知所當趣向也務愛賢以愛釋親宜急趣於愛賢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

人急親賢也

注

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

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二三自往親加恩惠

疏

注物

事至恩惠。○正義曰物之爲事詳見前百工百官也急親賢爲務則知所當務卽知急親賢也知急親賢因卽以親賢爲務所以不必徧知百官之事不必自往加惠於民間監毛三本二三自往作一一自往接二三猶云再三儀禮鄉射禮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注云三拜示徧也少牢饋食禮主人西面三拜養者注云三拜旅之示徧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少功之

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注

尙不能

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

歛長歛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飯大飯

長歛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舍大譏

小若此之類也

疏

注放飯至過耳。正義曰禮記曲禮

乾肉不齒決注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大歛嫌
欲疾決猶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孔氏正義云放飯者
手就器中取飯飯若粘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者夫
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
會會謂簋蓋也毋流歛者謂開口大歛汁入口如水
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濡肉齒決者濡溼也溼軟
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乾肉脯屬也堅脆
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按趙氏以流歛
爲長歛與鄭同而以放飯爲大飯與鄭異大飯猶長
歛也呂氏春秋審分篇無使放棹高誘注云放縱也
又適威篇故流於彘注云流放也是放飯猶流歛也
文選上林賦流離禽注引張揖云流離放散也蓋
歛歛之也則飯飯之也流歛謂流離而歛之放飯謂
放縱而飯之以孟子證曲禮則飯讀飯黍飯殮飯疏

食之飯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飯食也食也者謂食之也此飯之本義也引申之所食爲飯今人於本義讀上聲於引甲之義讀去聲古無是分別也然則鄭云去手餘飯則以飯爲所食之飯卽指饋饌之粒與飯爲不類而訓放爲去手之餘飯何以見其必爲反本器設去之反於篚反於會亦可云放飯也放不得專爲反本器之稱則不如趙氏之義爲的矣問無齒決者蓋食滿肉而以手決之責問其何以不齒也

章指言振裘持領正羅維綱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爲要也

疏

振裘持領正羅維綱○正義曰

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意林載桓譚新論云舉網以綱千目皆張振裘持領萬毛自整趙氏正用其語

孟子正義卷二十七終

姪廷

琮

校字

孟子正義卷二十八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撰集

孟子卷第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注

梁魏都也以用也

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加所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

人故孟子曰不仁哉

疏

注梁魏都也以用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後漢

故大梁魏惠王自安邑徙此應劭曰魏惠王自安邑徙此號曰梁按大梁爲魏都自惠王三十一年始自是惠王遂稱梁王焉說文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注丑已部云已用也呂卽以字

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注孟子言

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

長子死焉

疏

糜爛其民○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糜爛也孟子盡心篇糜爛其

民而戰之越語靡王躬身韋昭注云靡損也糜糜陰
並通楚辭招魂糜散而不可止些王逸注云糜碎也
九歎名靡散而不彰注云糜散猶消滅也並與糜散
同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石部云碎糜也米部曰
糜碎也二篆爲轉注糜各書假糜爲之孟子假糜爲
之碎者破也糜者破之甚也王逸注離騷凌糜云糜
屑也糜卽糜字廣雅糜字二見曰糜餅也與說文同
曰糜糲也卽說文之糜碎也凡言紛碎之義當作糜
又云糜爛也古多假糜爲之糜訓糲糜訓糜義各有
當矣孟子糜爛其民而戰之文選答客難至別糜耳
皆用假借字耳按淮南子說山訓爛灰生蠅高誘注
云爛腐也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糜煮米使糜爛也糜
卽粥比飯爲爛故糜
卽爛義與糜通也

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
此魏王以戒人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

注

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

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豪毛之善貶纖介

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

不得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不得其

正者也

疏

春秋至有之矣○正義曰春秋繁露竹林

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凶
年脩舊則讖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
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爲害幾何考
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
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
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
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
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又云春秋愛人而戰者殺
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比
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不義之中

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
思者其孰能知之此卽發明孟子無義戰之義也萬
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皆御世
之權其足以取威制勝使人攝服而屈從之尤莫如
征伐故欲知春秋大勢者當於諸國之侵伐觀之據
公羊傳例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
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
以是按之經傳終春秋惟魯君將稱公諱之或稱師
稱及大夫將稱氏名微者不言將列國之師自隱至
文君將恒稱爵略之或稱師稱人大夫將悉稱師稱
人無有書氏名者大夫將書氏名自文三年晉陽處
父伐楚救江始竊疑公羊例未合王氏沿曰處父書
氏名者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
名以罪之也處父盟魯侯改蒐於董易軍班今救江
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君舉亦曰大夫帥
師於是始大夫始強也趙子常因二說而通之曰公
羊之例當時史法也夫子脩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
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在大夫則
大夫將稱大夫治在大夫也惟內大夫悉從其恒稱
以見實也於乎可謂盡發不傳之秘矣蓋史官有一

定之法夫子有筆削之權史法以徵事實筆削則顯
 世變執事以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勢瞭然
 於心目間矣內大夫何以悉稱氏名春秋魯史也春
 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凡書侵伐皆罪也滅入遷取
 罪之尤者也惠氏十奇春秋說云古者王巡守大司
 馬起師合軍以從於是救無辜伐有辜所以威天下
 而行其禁令焉環人掌四方之故揚軍旅降圍邑而
 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是故
 伐也侵也圍也救也皆王者之師不虐五穀不伐樹
 木不禁室屋不取六畜兵之來也除民之讐順天之
 道而已公羊曰精者曰伐猶者曰侵左氏曰有鐘鼓
 曰伐無者曰侵輕者襲鐘鼓言其器也精猶言其情
 也獨穀梁曰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
 伐不義孰甚焉此春秋之侵伐豈王者之師哉要而
 論之大曰伐小曰侵侵之輕且密者曰襲遲曰圍急
 曰救故伐者伐其君侵者侵其地襲則揜之圍則合
 之救則分之行師之道備矣周室既卑征伐不出乎
 天子皆出自諸侯及其大夫故春秋無義戰莫如莊
 六年曰人救衛爲尤甚先是宋公不王諸侯以王命
 討之故公會齊侯於防而謀伐宋其不會王命者蔡

人衛人處人而已及鄭伯不朝蔡人衛人陳人從下
伐鄭則諸侯猶知有王命也陳蔡鄰於楚楚之屬國
是時楚方平漢陽未暇謀中夏故陳蔡猶得從王君
子以爲近正及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以爲
得罪於天子故稱名以絕之則似未得其實蓋宣公
殺急于壽子皆朔構而殺之故國人怨朔而悲二子
遂出朔而立公子黔牟似請命於天王而立之說者
以爲出朔而立黔牟者衛之左右二公子也未聞有
天王之命如其然則五國共伐衛而納朔王人何爲
獨救黔牟明黔牟乃王命立之五國逆王命而伐衛
吾聞狄伐邢而齊人救邢義也諸侯伐衛而王人救
衛則王人夷於齊人而中國皆戎翟矣君子傷諸夏
之無君故一出一入皆稱名一伐一救皆稱人人諸
侯者舉之人子突者微之此天子之使也曷爲微之
以天王之使而不能救黔牟爲尊者諱恥故微之然
則何以知王命立黔牟以左傳知之傳曰衛侯入放
公子黔牟於周不殺之而放之且放之於周則王命
立黔牟明矣立之者周也故放之於周若曰以黔牟
付王人云爾黔牟立於桓十六年放於莊六年前後
八年在位春秋曷爲闕而不書且衛之叔武及公孫

則皆嘗在位而不終者也春秋皆書於冊曷爲獨闕
黔牟諱之也諱有三一曰爲天王諱二曰爲魯諱三
曰爲中國諱曷爲爲中國諱王人救衛未聞中國有
一人從王者君子恥之故春秋不得不褒二霸之功
齊之霸始於莊終於僖晉之霸始於僖終於定故曰
其事則齊桓晉文推戴維持皆齊桓晉文之力春秋
實以二霸爲始終焉隱桓之時互相侵伐者惟東諸
侯而已西則晉爲大南則楚爲雄桓二年蔡鄭會於
鄧始懼楚楚熊通自立爲武王桓六年合諸侯於沈
鹿黃隨不會使人讓黃而伐隨始開百濮之地由是
南諸侯皆服於楚其子熊賁是爲文王當魯莊之十
年始敗蔡師於莘蔡本東諸侯至是始屬楚而楚遂
有虎視中原之志十五年齊始霸十六年同盟於幽
始與鄭成而荆伐鄭蓋楚與中原爭鄭自此始楚成
王時令尹子文當國楚益盛僖元年荆始改號爲楚
自元年至四年楚人再伐鄭一侵鄭鄭伯欲成孔叔
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則齊桓實能以德綏之
也自荆敗蔡師於莘惟十三年蔡人與於北杏之會
自是會盟征伐蔡皆不與焉蓋役屬於楚負楚之固
而不服於齊故僖四年齊桓會七國之師侵蔡所謂

負固不服則使之也說者謂潛師掠境曰侵失之矣
會而侵則非潛師矣侵而潰則非掠境也欲伐乃侵
先潰蔡既侵遂伐卒帖荆自此至十五年楚人一滅
弦一圍許一伐黃一伐徐一敗徐其氛未息烏在其
能帖荆哉帖荆者以其不復能爭鄭也且齊桓之於
楚以文服以力服召陵之役雖以兵車而不傷一卒
不折一矢無異衣裳之會故春秋善之莊三十年齊
人伐山戎是時戎翟並與中國不絕若綫齊方救邢
戍衛奔命不遑山戎病燕猶邢衛也邢衛近而燕遠
豈以其遠而棄之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
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乎抑貶之乎曰否善之也善
之則曷為稱人稱人者以桓公能急人之急病人之
病故輕千里而不愛一身齊侯來獻戎捷禮與曰禮
也左氏曷為謂之非禮左氏言當獻於王不當獻於
魯獻於王不書獻於魯則書曰來獻尊宗國也穀梁
子曰軍得曰捷戎捷者戎菽也周書王會有山戎菽
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菽布之天下桓公
以此遺魯而尊之曰獻猶曲禮獻粟獻米云爾齊桓
歿而楚氛益熾敗宋伐陳而魯衛亦靡然從之僖二
十七年遂合陳蔡鄭許以圍宋而晉文勃興釋宋圍

而敗楚師於城濮由是楚氛息矣君子謂晉文之功大於齊桓然齊桓以德諸侯愛之晉文以力諸侯畏之自是楚不敢復爭鄭者十有五年秦晉構兵始於穀之戰其後兵連不息報復無常而秦遂合於楚卒爲晉患故春秋於穀之戰狄秦而微晉交譏之與晉爭中原者楚也秦晉甥舅之國城濮之戰秦有以焉合秦以敵楚文公之善謀也且晉不敗秦何害於霸而汲汲焉背殯而要秦於險君子是以貶晉襄公春秋諸儒以秦誓編於書故盛稱穆公之德而春秋獨於秦穆無善辭學者疑之秦川孟明所謂仇侂勇夫也旣喪師於穀匹馬隻輪無反仍不悔過甫及三年復以憤兵而敗於彭衙秦穆誠能詢茲黃髮焉用此仇侂勇夫而大辱國哉故君子有取於秦誓所謂不以人廢言而春秋以其言行不相顧故無善辭文三年秦伯伐晉稱人四年晉侯伐秦稱爵安見其尊秦也令狐之役曲在晉兩稱人及十年秦伐晉康公自將春秋不書爵不稱人直以秦爲狄矣蓋自穀之戰秦穆之毒晉尤深思天下可以敵晉者惟楚於是遣楚囚闕克歸楚求成共謀伐晉始作秦誓旋遣楚囚誠所謂今之謀人始將以爲親者其心忌克惟圖報

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四行者
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子之則受而弗敢辭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
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壹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

流杵也

注

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

聞於上帝甫刑曰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
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民萬
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
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杵孟子

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師

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

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也

疏

注書尚至信之哉○正義曰書者文字之名說文解

字序云著於竹帛者謂之書書者如也周禮地官大司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書卽保氏六書於是凡典籍統謂之書論衡正說篇云五經總名爲書是也禮記經解以詩教書教樂教易教禮教春秋教並稱此書專指尙書趙氏以上言書下言武成故知書尙書也尙書在孟子時有百篇舉武成以爲例所言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非專指武成而言故趙氏廣而推之庚話甫刑梓材諸篇也康誥云惟時怙冒聞於上帝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冒聞於上帝爲句古讀也趙氏注孟子吾於武成節引此君爽篇亦有此句則知古有此語矣冒有上進意故云冒聞也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司農云上帝元天也聞於上帝卽是聞於天故云人不能聞天甫刑卽呂刑呂之稱甫猶唐之稱晉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鄭氏

注云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惠氏棟九經古義云
 王伯厚曰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引甫刑曰帝
 清問下民棟按孔傳云君帝帝堯也是孔氏本作君
 帝謹按孔傳以君帝釋皇帝而亦以為堯不以為天
 也趙氏所見呂刑無皇帝字固矣蓋趙氏讀帝清二
 相連帝為王天下之名而古亦稱天為帝文選吳都
 賦迴曜靈於太清劉逵注云太清謂天也嘯賦亦云
 飄遊雲於太清蓋趙氏以帝清猶太清單稱帝不必
 是天稱帝清則必非天子故以帝清問下民為天問
 民也閩監毛三本依呂刑增作皇帝清問下民阮氏
 元按勘記云朱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
 無皇字按無者是困學紀聞所引正同按閩監毛三
 本增皇字因又增云天子不能問於民而諸本亦無
 子字且天子問民何不能也梓材云欲至於萬年惟
 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注武成至取也○正義曰書
 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鄭氏注
 云著武道至此而成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王氏鳴
 盛尚書後案云孔壁所得真古文本有武成因其不
 列學官藏在秘府故謂之逸書建武是光武帝紀年
 武成至此時又亡其逸文殘缺者僅存八十二字見

漢書律秣志又後辨云梅鷟謂趙岐孟子盡信書一章注云云平正無碍甚得孟子口氣而晚出武成則言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是紂衆自殺之血非武王殺之之血其言可謂巧矣然孟子非不通文義之人何至讀書誤認紂衆自殺以爲武王虐殺哉鷟說善矣而未盡也紂衆倒戈自相攻殺事見荀子儒效篇成相篇史記殷本紀淮南子泰族訓劉向列女傳嬖嬖傳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非盡出妄造孟子在魏晉間不甚重不過諸子中之一耳縱錯會經文亦何損而武王之爲仁人爲王者師甚著豈不可力爲回護去其虐殺以全吾經此則作僞者之微意耳但孟子親見百篇尙書必不誤認王充論衡語增篇云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武成亡於建武之際仲任猶及見之詳其意彼真本武成必不以倒戈事與流杵事爲一蓋此語自是兩敵相爭描摹至此若徒黨自相剪屠何必加以此語故晚出武成難敢與孟子違而猶陰爲孟子地孔傳云血流漂杵甚之言非含不可盡信之意乎賈誼過秦論云秦追亡逐北流血漂鹵戰國策言武安君與韓魏戰伊闕流血漂鹵此等爲殺人多之恒辭故孟子特爲

武王辨按論衡藝增篇云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
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
土崩瓦解安肯戰乎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
者血流安能浮杵按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
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
士卒皆賫盛糧或作乾糧無杵白之事安得杵而浮
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是杵
爲杵白之杵故趙氏言血流舂杵說文木部云杵舂
也杵

章指言文之有美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非獨書

云詩亦有言嵩高極天則百斯男亦已過矣

疏嵩高極天

則百斯男○正義曰莊公四年公羊傳云九世猶可
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何休注云百世大言之耳猶
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毛詩大雅思齊
篇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傳云太姒十子衆妾則宜
百子也然則文王宜有百子故周南螽斯亦美后如
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此與百世不同李樛詩經講義

云詩中言多則曰則百斯男言少則曰靡有子遺言廣則曰日辟國百里言狹則曰一葦杭之皆甚辭也

是又因趙氏章

指推言之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夷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

奚爲後我

注

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

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爲後我已說於上

篇

注

北夷。正義曰宋本孔本韓本同閩監毛三本夷作狄石經此字漫漶案僞疏引作北夷作夷

是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

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

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注

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爲

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頽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各

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師

注革車至乘也○正

義曰禮記明堂位革車千乘注云革車兵車也周禮春官巾車云革路以卽戎是也夏官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注云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趙氏謂武士爲小臣引書立政證之蓋立政言亦越文王武王則此虎賁爲文武時官於武王伐殷時較切周禮則爲天子後所制矣周氏用錫尚書證義云顧命狄設綴衣正義云綴衣是黼屨之類以周禮考之卽幕人也幕人掌帷幄虎賁司宿衛皆左右親近者也以勇力爲左右近臣故云武士爲小臣者也贅衣立政作綴衣綴贅古字通也毛詩召南鵲巢百兩御之傳云百兩百乘也孔氏正義云謂之兩者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

馬稱匹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
戰於牧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虎賁言猛怒如
虎之奔赴也三百人當爲三千人孟子曰武王之伐
般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司馬法曰革車一乘
士十人徒二十人樂記曰虎賁之士說劔然則虎賁
士也一乘十人三百兩則三千人矣翟氏灑考異云
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風俗通義
皇霸篇引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墨子明
鬼篇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周書克殷
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既以虎賁戎車馳商
師商師大敗孔晁注云戎車三百五十乘則有虎賁
三千五百人按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
無誤諸書未可信也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
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又說趙曰武王之卒不
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呂氏春秋仲秋
紀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婁甲子之戰言
皆與孟子合周氏柄中辨正云有兩司馬法一云一
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云成出一乘甲士十
人步卒二十人孔仲達成元年邱甲正義云一士二
徒者鄉遂之兵一士二十四徒者都鄙之兵古者天

子用兵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由此推之武王所用正是鄉遂之兵呂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虎賁安知不指戰士言或謂據周禮虎賁非甲士必以虎賁配一車則書序是孟子非矣愚謂周禮虎賁不離王之後又豈以一人配一車而戰者邪○注武王至地也○正義曰武王之言必由傳命宣諭之故云令也廣雅釋詁云畏懼也畏恐也易震彖傳云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驚卽恐懼也故以無畏爲無驚也毛詩周南葛覃歸寧父母傳云寧安也爾雅釋詁云安止也故以寧爾爲安止爾也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節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邱遲與陳伯之書云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李善注引孟子此文趙岐注云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也於此注增以也二字義尤明暢文選羽獵賦蹶浮麋應劭亦云蹶頓也是厥蹶古字通故李善直以厥角注蹶角然則厥角猶頓首故云厥地也釋名釋形體云角者生於額角也國語鄭語云惡角犀豐盈韋昭注

云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趙氏以額釋角又以犀中言
之額犀二字皆釋角字也厥角是以角蹶地若崩者
狀其厥之多而迅也白虎通云崩之言惛然僵伏說
文山部云惛山壞也山壞則自高僵伏於地毛詩小
雅無羊云不騫不惛傳云惛羣疾也蓋一羣之羊全
病僵伏不起詩人以山之壞狀之此般氏歸周以額
角犀蹶地其狀若僵伏而加若崩二字極狀其人之
衆多如山之下墜如羊之羣疾而僵伏方問寧爾之
令粹然厥地其聲其狀可於若崩二字見之厥本又
作屈屈其額角犀於地猝然下伏也既伏地又稽首
拜命故云亦以首至地也音義云丁云額卽額字犀
音西義與棲遲同息也久也守從尸下辛或作犀牛
字誤也阮氏元按勒記云宋本孔本韓本犀作犀段
玉裁云丁說殊誤字當作犀從牛國語云角犀豐盈
國策曰眉目準額犀角權衡偃月今人謂之天庭古
謂之犀角相書云伏犀貫頂卽其理也按說文尸部
犀犀遲也從尸辛聲爾雅釋詁云棲遲息也此丁氏
所本然棲遲義爲遊息於此不切丁氏蓋不知厥卽
蹶而以厥地爲其地故改犀爲犀而以爲止息其地
也不知上云若崩下云稽首則一時衆聲之轟然而

首之上下不已何止息之有丁氏之誤誠誤也段氏
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厥發石也引申之凡有擻發皆
曰厥山海經曰相柳之所抵厥郭云抵觸厥掘也孟
子若棚厥角稽首晉灼注漢書曰厥猶豎也卽頭則
額角豎按厥角者謂額角如有所發角部屠字下云
角有所觸發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應劭云
厥者頓也晉灼云厥猶豎也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
之○注各欲至之國○正義曰廷琥云毛本無各字
章指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

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

疏

周師

○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樂稽燿嘉曰
武王興師誅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克商
之後民乃大安家給人足酌酒鬱搖見藝文類聚又
蜀志先主謂龐德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注

梓匠輪

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

不以成器也

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善人脩道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

其理也

疏

雖誦至守繩。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文子道德篇云守其法籍行其

憲令荀子公輸不能加於繩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云離婁督繩公輸削墨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

被衿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注

糗飯乾糲也衿書

也臬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

爲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

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

疏

飯糗。正義曰段氏

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米部云糗熬米麥也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元謂糗者搗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搗熬穀不同者黍梁未麥皆可爲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又非不可熬大豆也熬者乾煎也乾煎者鬻也鬻米豆春爲粉以粉餌餈之上故曰糗餌粉餈鄭云搗粉之許但云熬不云搗粉者鄭釋經故釋粉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爲熬米麥必待果之而後成粉也菜誓峙乃糗糧某氏云糗糲之糧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趙云糗飯乾糲也左傳爲稻醴梁糗廣韻曰糗乾飯屑也此皆謂熬穀米粉者也糲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糲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今多爲之者謹按說文鬻部云鬻熬也鬻尺治切一切經音義云炒古文鬻鬻熬熬四形崔寔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熬米麥卽是炒米麥今農家炒麥豆皆炒食米卽謂之炒米豆卽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磨之爲屑用以沸水和食謂之焦麪所謂糗也糲乃今之飯乾與此

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農食樸儉省蒸煮之費往往於米麥爲飯是則舜之飯糗耳○茹草○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方言茹食也吳越之間凡貪飲食者謂之茹郭璞注云今俗呼能齏食者爲茹按大雅烝民篇云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是食謂之茹也禮運云飲其血茹其毛孟子盡心篇云飯糗茹草是食齏食者謂之茹也齏與疏義相近食齏食者謂之茹故食菜亦謂之茹食菜謂之茹故所食之菜亦謂之茹莊子人間世篇不茹葷漢書董仲舒傳云食於舍而茹葵是食菜謂之茹也食貨志云菜茹有畦七發云秋黃之蘇白露之茹是所食之菜亦謂之茹也茹草二字趙氏皆無訓草者史記陳丞相世家云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漢書音義云草粗也索隱云戰國策云食馮諼以草具如淳云藁草麤惡之具也范雎列傳云使舍食草具索隱云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草具謂麤食草菜之饌具也然則茹草猶云茹麤矣○被衽衣鼓琴○正義曰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孟子被衽衣鼓琴趙岐注衽畫也黼黻絺繡也夫鼓琴宴居時也舜於養老朝燕僅服白布深衣而燕居則服黼黻絺繡非所以明質故衽衣當非畫衣也史

記堯乃賜舜絺衣與琴與舜被袷衣鼓琴事適相會然則袷衣或卽絺衣與賜子止用絺葛布衣可知當時之質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袷非畫也義如袷絺裕之袷史記本紀堯賜舜絺衣與琴是也孔氏任氏引史記說之是也絺裕爲袷故孟子謂之袷衣得被袷衣者以堯賜絺也得鼓琴者以堯賜琴也二女所以侍者帝釐降二女也以耕夫一旦膺天子之知賜賞若此明其榮顯也若徒袷絺而鼓琴則不過習爲山人耳趙氏以袷衣黼黻絺繡本尙書皋陶謨乃鄭氏讀絺爲苻此以絺繡爲袷絺繡之絺與鄭氏異以袷訓畫則以繪與繡互見非袷有畫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衣部袷禪衣也一日盛服袷袷或從辰夆本訓稠髮夆聲字多爲濃重上林賦磐石張崖孟康曰袷袷致也以石致川之廉也是袷與夆積字義同孟子被袷衣袷衣亦當謂盛服趙云畫衣者不得其說姑依臬陶謨作繪言之耳錢氏大昕養新錄云錢塘梁侍講同書嘗告子云古書袷訓單又訓同皆無盛服之意三國志魏文帝紀注有云愛承堯禪被珍裘妻二女若固有之此必用孟子之文袷衣當是珍裘也○二女果○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

記云說文女部媿媿也一曰女侍曰媿讀若騶一曰若委從女果聲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媿據此知孟子本作二女媿今作果者是媿之省趙氏訓爲侍與說文合

章指言阨窮不憚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虞舜所隆聖德所以殊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

耳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

知其重也一間者我往彼來問一人耳與自殺其親

何異哉疏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正義曰大戴記曾子制言上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

兄弟之讎不與聚國禮記檀弓云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

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阮氏元會子汪釋云：居仇之說，檀弓、曲禮、周官地官調人及此會子所言互有異同。然周禮孔子曾子之言，三者同義，惟曲禮錯出不可從。周禮謂人云：凡過而殺傷人，以民成之。凡和難父之仇，辟諸海外。兄弟之仇，辟諸千里之外。此專言過殺，非本意殺，故調人得以使之遠避，平成之。與孔會所言有意辱殺之讎，不同。又調人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仇之者，此言謀殺一人，恐此人子弟報仇，因復殺其子弟也。又調人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仇。仇之則死者，此謂殺其謀殺君父之人，為義其殺人君父之人之。父兄子弟不得再以此人為仇。仇之則罪當死也。故周禮與孔會合以為不合者，誤解之耳。若曲禮言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及公羊復百世之仇，則太過不合。聖賢之道矣。趙氏言此者不同。天不。同國可知，其必報故云。以惡加人，人必加之。其情重。大非可平成之者也。列子天瑞篇釋文云：閭隔也。問一人猶云隔一人也。翟氏灝考異云：墨子兼愛篇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人，能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必先。

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此言略與孟子言似然孟子特戒人惡害人父兄已耳不必定愛利之也故儒墨之言大要在有無差等之別

章指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也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注古之爲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爲關反

以徵稅出入之人將以爲暴虐之道也

疏

注譏閉非常也。正

義曰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注云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幾卽譏也尋復象傳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章指言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式程懼

將爲暴故載之也

疏脩理關梁。○正義曰禮記月令季冬之月謹關梁玉藻云年不

順成關梁不租注云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妻子

注

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

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也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

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

章指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論語曰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

疏

論語至不從。○正義曰引論語在子路第十三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注

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

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疏

周

達○正義曰周有達義者劉熙釋名釋船云舟言周流也易繫辭傳云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舟取義於周是周有達義也趙氏謂達於取利則凡苟得之利皆營求之故雖凶荒之年有心計足以趨生故不死不達於德則不能行達而行之則志定不爲邪世所亂近時通解周爲偏而謂積蓄無少置也積於利故不困於凶年積於德故不染於邪世

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於色

疏

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子臧季札之儔

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子公染指鮒羹之類是也

疏

注好不至儔是也○正義曰襄公二十四年左傳云

范宣子曰古人有言死有不朽何謂也叔孫穆叔曰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陸賈新語輔政篇云功垂於無窮名傳於
不朽故以好名爲好不朽之名諸本作伯夷季札之
儔朱本作子臧季札之儔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
伯夷聖之清者豈好名之人晉孫盛泰伯三讓論云
三以天下讓言非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潘岳西征
賦云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蓋季札自言願
附子臧故後人每並稱之今依宋本史記吳世家云
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
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
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
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
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
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
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
之此子臧季札輕讓千乘之事也宣公四年左傳云
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
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
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

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殺
殺子公于公與子家謀牛子家曰畜老牛猶憚殺之
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良弒靈公是因
飲食致禍也阮氏元按勘記云染指龜羹之類閩監
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龜作鮠音義出
鮠羹云左傳作龜此則注文本用鮠字改爲龜非也
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孟子亦
惡人之不好名名謂不朽之名也不好名亦專於好
利雖簞食豆羹且不能讓況干乘乎按明人陳子龍
己云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非其人者謂非好名之
人也如此

解爲當

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
立志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
則財用不足注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

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叙泯亂無善政

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不足

疏注不親信仁賢○正

義曰不信則疑之不親則疏之疑由於疏疏亦由於疑故以親信連言之○注則上下之叙泯亂○正義曰書呂刑云民與胥漸泯泯芬芬周書祭公解云汝無泯泯芬芬孔晁注云泯芬亂也泯亦訓滅毛詩大雅桑柔篇靡盬不泯傳云泯滅也是也泯亂亦滅亂也爾雅釋詁云滅絕也釋水云正絕流曰亂是亂有絕義與滅同泯爲滅亦爲亂矣○注無善至不入○正義曰賦出於農不教人農時則田野荒蕪水旱無備故貢賦不入也

章指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

注不仁得國者若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

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子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也

章指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

以善終不能世祀不為得也

論王者當天○正義曰賈誼新書數寧篇云

臣聞之自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以慘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天按趙氏於不仁得天下前舉丹朱商均此舉桀紂幽厲皆非得天下之人似乎所引未切矣觀此云雖得猶失不以善終云云雖承桀紂幽厲實指后羿新莽一流蓋是時曹操儼然無人臣之節趙氏屬意荆州此數語實指操而言於不仁得國取象及管蔡皆宗室同姓之得

國者蓋當時如袁紹公孫瓚皆不仁得國者也故有所忌諱不言異姓也玩其取賈子當天二字固以此似是而非者終於無狀而謬托丹朱商均桀紂幽厲實以秦皇斥操耳而亦有所忌諱不明言之也知人論世表而出之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

天子注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邱十六井也天下

邱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殷湯周文是也疏注邱十六井也

○正義曰周禮地官小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一邑四井四邑故爲十六井然則邱民猶言邑民鄉民國民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邱衆也孟子盡心篇得乎邱民而爲天子莊子則陽篇云邱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也釋名得乎天子爲諸侯云四邑爲邱邱聚也皆衆之義也

注得天子之心封以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注得

諸侯之心諸侯封以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

疏

注諸侯至侯也

○正義曰孝經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反是則爲危社稷之行矣說文支部云變更也呂氏春秋當務篇云而不可置妾之子高

誘注云置立也則變置卽更立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

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注

犧牲已

成肥腍稻粱已成絜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

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也

疏

注

牲至置也○正義曰犧牲貴肥腍故以肥腍爲成國語周語祓除其心精也韋昭注云精潔也又楚語玉帛爲二精注云明潔爲精故以絜釋精禮記月令季冬之月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其皇天上

帝社稷寢廟之祀此社稷用犧牲也郊特牲云唯社
邱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此社稷用粢盛也白
虎通社稷篇云祭社稷用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
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何宗廟太牢所以廣孝道也社
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又云歲再祭之
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
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盧氏文弼校云今月令
無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之文而御覽五百三十
二引禮記月令仲春仲秋皆有之並注云養秋成也
元日秋分前後戊日陳祥道禮書云先王之祭社稷
春有所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
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上變置爲更立賢諸侯此變
置社稷亦是更立社稷以諸侯例之自是更立社稷
之主故舊疏云自顓頊以來用句龍爲社柱爲稷及
湯之早以棄易柱毛氏奇齡四書臆言云自顓頊至
周水旱不一而易祀者止一柱似亦未可爲據者全
氏祖望經史問答云當以疏說爲是蓋古人之加罰
於社稷者有三等年不順成入蜡不通乃暫停其祭
是罰之輕者又甚則遷其壇隨之地罰稍重矣又甚

則更其配食之神罰最重然亦未嘗輕舉此禮蓋變
置至神示所關重大故自湯而後罕有行者嘗謂國
家之有水旱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
聽於神陰陽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恒雨恒暘之咎
不應於社稷之神是咎且亦安知社稷之神不將大
有所懲創於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
之難謀而吾乃茫然於其警戒之所在反以人跋扈
之氣責報於天文過於已是取滅亡之道也乃若聖
王則有之聖王之於天地其德相參其道相配而其
自反者已極盡而無憾故湯之易稷是也夫大人一
氣也在我非尸位則在神爲溺職難黜之非過矣但
是可爲賢主道而不可爲慢神之主道也魯穆公暴
巫焚疋縣子尙以爲不可況其進於此者疏說變置
是也而未可輕言之也北夢瑣言載潭州馬希聲以
早閉南嶽廟事可爲慢神之戒李陽冰令縉雲大旱
告於城隍之神五日不雨焚其廟此乃行古禮也及
期雨合霑足陽冰乃與耆老吏民自西谷遷廟於山
巔以答神休此蓋因前此焚廟之禱嫌其得罪於神
而更新之不爲罰而爲報是亦變通古禮而得之者
左氏昭公十有七年鄭大旱使屠擊等有事於桑山

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菽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夫斬木是古禮亦變置之意也子產以爲非者卽未可輕言之意也雲漢之詩曰靡神不舉正與八蜡不通之說並行不悖未有毅然以蔑絕明神自任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趙氏謂毀其社稷而更置之不言如何更置陳無已謂遷社稷壇壝於他處如何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萬充宗則謂水旱之方就此方之社稷變其常祭以示滅殺如郊特牲所云年不順成人蜡不通穀梁所謂大禘之歲鬼神有禱無祀之意如陳說則古者立社必在庫門內夏左殷右周復左此一制定制未聞有遷之他處者如萬說則與變置之字義又不合此變置與上節變置同義則當爲更立之意不但役其祭禮而已也任鈞臺曰變置必是毀其壇壝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此說得之

章指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民爲貴也先黜諸侯後毀社稷君爲輕也重民敬祀治之所先故列其次而

言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注伯夷之

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概也

疏

注聖人之一概也。正義曰毛詩衛

風載馳傳云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概之義孔氏正義云一概者一端不曉變通然則聖人之一概猶

云聖人之一端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

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

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

親炙之者乎

注

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

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論聞尙

然況於親見勳炙者乎

疏

奮乎至起也。正義曰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孟子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文排句辭例如此言與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連下讀則失辭例矣漢王吉傳云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按論衡知實篇引云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百世之下固屬下讀與親炙相對親炙則百世之上與夷惠同時之人矣毛說非也○注論聞至炙者也○正義曰說文耳部云聞知聞也廣雅釋言云論曉也曉聞猶知聞也毛詩大雅雲漢憂心如熏傳云熏灼也孔氏正義云熏灼俱焚炙之義阮氏元按勘託云毛本作熏孔本作薰韓本作勳按音義出勳炙云字與熏同則作薰熏並非古本

章皆言伯夷柳下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注能行仁恩者人

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疏仁也至道也○正義

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仁親也從人二中庸曰仁者人也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大射儀揖以耦注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人耦也聘禮每曲揖注以相人耦爲敬也公食大夫禮賓入三揖注相人耦詩匪風箋云人偶能烹魚者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意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禮注云人偶相與爲禮儀皆同也按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詞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孟子曰仁也者人也謂能行仁恩者人也又曰人心也謂仁乃是人之所以爲心也與中庸語意皆不同

章指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注遲遲接淅注義見

萬章下首章

疏去他國之道也。正義曰萬章下篇無此句。

章指言孔子周流不遇則之他國遠逝惟魯斯戀篤
父母國之義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注君子

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
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爲君子也孔子所以

厄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

厄也

疏

注孔子至厄也。○正義曰音義云厄或作厄

秋知士篇云靜郭君之交高誘注云交接也廣雅釋
詁云接待也淮南子修務訓云援豐條高誘注云援
持也趙氏以上指君下指臣上無賢君下無賢臣皆
不與孔子合故無援以至於困厄故既以接釋交章
指又以援釋交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蔡之
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相與

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此孔子厄於陳蔡之事也說文食部云飢飢也從食戶聲厄於陳蔡之間謂絕糧厄當讀飢謂飢於陳蔡之間也荀子宥坐篇云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糲弟子皆有飢色下數句正申解厄字上下無交卽指大夫相謀

章指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注

貉姓稽名仕者也爲衆口所

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

疏

注貉

姓至賴也○正義曰音義云丁云貉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纂文曰俗人姓也張亡百切說文云北方八豸種也按下自稱稽則稽自是名貉當是姓矣御覽引風俗通氏姓篇序云姓有九或氏於號或氏於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國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職此貉非號謚官爵故以爲俗人姓也張以爲貉人名稽則不以爲姓與趙氏異以爲衆所訕知是仕者說文人部云俚聊也國策秦策

云百姓不聊生注云聊賴也廣雅釋言云俚聊也俚賴也理俚聾同字通國語晉語君得其賴韋昭注云賴利也不理於口猶云不利於人口也隱公四年公羊傳云吾爲子口隱矣言出於口故以人言爲人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注

審己之德口無傷也

離於凡人而爲士者益多口

疏

注離於至多口○正義曰趙氏以捨爲增

之假借故以益釋之爾雅釋言云增益也是也荀子大略篇云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賈子新書道術篇云守道者謂之士是士離於凡人觀章指凡人卽凡品士卽指孔子文王也憎方言訓憚說文訓惡廣雅訓苦潛夫論交際篇云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閭閻言惟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此爲憎惡與趙氏義不同翟氏灑攷異云理兼條分脩治之義離騷令蹇脩以爲理五臣注云令之以通辭理稽曰不理益自病其言之無文故纂文有俗人之稱潛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孟子云憎多口卽論語禦人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卽有憎其口之不理

者特羣小輩耳於己之聲聞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
兩溫字申達憎義趙氏然溫故錄云憎如字讀自明
上理字乃分辨之意不必依舊訓賴求理於口徒茲
多口有道之士所不取也此讀茲爲滋謂士憎惡以
辨謗故益滋多口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

厥愠亦不殄厥問文王也注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

心悄悄憂在心也愠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
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

苦也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愠殄絕愠怒也亦不

殄厥問殄失也言文王不殄絕畎夷之愠怒亦不能

殄失文王之善聲問也疏注詩至苦也○正義曰序

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毛氏傳云愠怒也情
情憂貌箋云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孔氏正義云言

仁人憂心悄悄然而恕此羣小人在於君側者也詩
非爲孔子作孟子引以況孔子謂孔子當日爲羣小
非議有如此詩論與倫通禮記中庸毛猶有倫注云
倫比也孔子倫此詩謂孔子比擬此詩則如叔孫武
叔之毀見論語子張篇是羣小之口亦孔子之所苦
也○注大雅至問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縣傳云肆
故今也愠恚隕墜也箋云小聘曰問文王見太王立
豕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
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恚猶怒也箋以絕釋殄廢墜
與失義亦相近惟鄭氏以問爲聘問趙氏讀問爲令
聞之聞以爲善聲聞則不合趙氏說詩每殊於鄭毛
氏但訓隕爲墜鄭箋原不必同毛趙氏未詳所受耳
下云混夷駢矣混夷卽吠夷故云不殄絕吠夷之愠
怒箋以不殄愠愠在文王趙以愠在吠夷孟子引此
以證多口則吠夷之愠吠夷之多口也而文王不必
殄絕之亦不因其愠而失令聞在孟子義宜如是也
因念愠于羣小亦當是爲羣小所愠卽羣小之多口
也顧氏鎮虞東學詩云惟是憂心之悄悄常懼禍至
之無日而羣小之申申者方
愠怒之不殄詩意宜如是也

章指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諠譁大聖所有況於凡品之所能禦故答貉稽曰無傷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注

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化之道可

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他人昭明不可得也

疏

注賢者至得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爛昭昭兮未

央王逸注云昭昭明也故云明於道德廣雅釋訓云昏昏亂也毛詩大雅召弓篇無不潰止傳云潰亂也故以昏昏爲潰亂之政呂氏春秋有度篇云不昏乎其所已知高誘注云昏昏闇也又誣徒篇云昏於小利高誘注云昏昏迷也故

章指以闇迷釋昏昏

章指言以明招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

者可遵譏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注高子齊人也嘗

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

比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疏注山徑至心也○正義曰王氏念孫

廣雅疏證云釋邱嶺陁阪也陁之言徑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間介然趙岐注云山徑山之領法言吾子篇云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馬融長笛賦云膺隋地腹陁阻並字異而義同嶺之言領也嶺通作領列

子湯問篇云終北國中有山名曰壺領程氏密田通
藝錄溝洫疆理小記云孟子山徑之蹊間蹊字之義
一見於月令孟冬塞蹊徑鄭氏注徠徑鳥獸之道也
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蹊徑一見於鄭氏注周易徑
路爲山間鹿兔之蹊又左傳牽牛以蹊人之田漢書
貨殖傳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然則蹊者獸蹄
之所經無垠堦非有一定之跡可睹指者也今乃介
然用之而成路是路之成於蹊間也孔氏廣森經
學卮言云趙注以介然屬上句愚讀長笛賦間介無
蹊似古讀有以間介絕句者間介蓋隔絕之意徑路
也蹊足跡也言雖有足跡隔絕之處然人苟由之皆
可以成路云爾趙氏佑溫故錄云介亦分別意如字
讀舊惟以介然屬上句非耳山徑之蹊間謂小道叢
雜處介然用之謂人力闢除之謹按荀子脩身篇云
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楊倞注云介然堅固貌易
曰介如石焉漢書律秣志上云介然有常注云介然
特異之意說文八部云介畫也蹊無一定之跡則不
可以成路蓋山嶺廣闊原可散亂而行縱橫旁午不
相沿踐今介然專行一路特而不散自畫而不亂此
蹊間所以能成路蹊間之成路全在特行而不旁踰

此介然二字定屬下用之卽荀子律秣志之介然專
行一路所以有常而堅固也方言云用行也介然用
之卽是介然行之爲間不用卽是爲間不行下云當
遂行之趙氏以行釋用也趙氏注滕文公上篇夷子
憮然爲間云爲間有頃之間也此云爲間有間也按
有間之義數端各不同呂氏春秋去私篇居有間高
誘注云間頃也此言須臾之時所謂有頃之間也以
時言也昭公七年左傳晉侯有間杜預注云間差也
此有間謂病愈方言云南楚病愈者或謂之間是也
淮南子倣真訓云則醜美有間矣高誘注云間遠也
謂醜與美相隔之遠也國語晉語使無有間隙韋昭
注云間隙瑕釁也昭公十三年左傳云諸侯有間者
注云間隙也大抵間爲隔別之義所隔者少則爲頃
所隔者多則爲遠無病與有病別則間爲愈相怨與
相好別則間爲隙故史記黥布傳以行他道爲間道
此爲間不用謂別行他路遂與此路隔別而不行趙
氏謂高子去而學於他道正此爲間之喻也若有頃
之間何遽遂爲茅塞蓋廢此不行以別有行處爲他
岐之感也

章指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常常被服舍

而不脩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也

疏

○常常被服

阮氏元按勘記云宋本孔本韓本足利本作當常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

注

高子

以爲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

之

疏注禹之尚貴聲樂過於文王。正義曰以貴釋尚以樂釋聲俱詳見前倪氏思寬二初齊讀書

記云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此聲字卽鳧氏爲聲之聲也攷工記前言鳧氏爲聲後言鳧氏爲鍾可知聲卽是鍾蓋聲以鍾爲主故卽以鍾爲聲鄭注聲鍾錡于之屬是也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此解尚字與禮記般人曰以追蠡

注

高子曰禹時鍾在者追蠡也

追鍾鈕也鈕孽齧處深矣蠡蠹欲絕之貌也文王之

鍾不然以禹爲尙樂也

而

注追鍾至貌也。○正義曰說文金部云鈕印鼻也此

以追爲鍾鈕卽爲鍾鼻矣淮南子要略訓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高誘注云擘分也文選西京賦擘肌分理注引周禮鄭注云擘破裂也周禮鄭注謂攻工記旒人髻墾薛暴不入市注云薛破裂也薛擘古字通也淮南子人間訓劔之折必有齧高誘注云齧缺也趙氏以擘齧二字解蠡字謂破裂缺齧也錄其破缺之深故欲絕說文虵部云蠡蠡齧木中也段氏玉若說文解字注云蠡之言勞也如刀之撈物楚辭覽芷圃之蠡蠡又借爲禾黍離離字孟子以追蠡趙注曰追鍾鈕也鈕擘齧處深矣蠡蠡欲絕之貌此又以蠡同離同劃方言曰劃解也又曰蠡分也皆其義也不知假借之旨乃云鐘鈕如蠡齧而欲絕是株守許書之辭而未能通許書之意矣蠡蠡既通於禾黍之離離楚辭思古云曾哀悽欸心離離兮注云離離剝裂貌此蠡蠡欲絕之貌正本諸離離之剝裂也抑黍實下垂其蒂之系微細欲絕亦有如鐘之下垂其鈕欲絕所以稱離離矣程氏瑤田通藝錄攻工創物小記云鐘縣謂之旋所以縣鐘者設於甬上參分其甬長

二在上一在下其設旋處也孟子謂之追蠡言追出於甬上者乃蠡也蠡與螺通螺小者謂之旋蝸郭璞注賦所謂鸚螺旋蝸是也曰旋曰蠡其義不殊蓋爲金柎於甬上以貫於縣之者之鑿中形如螺然如此則宛轉流動不爲聲病此古鐘所以側縣也旋轉不已日久則剝散滋甚故孟子以城門之軌譬之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以追爲鐘鈕既無他證語又迂曲一說追與搥同擊也說文橈字注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亦謂擊敵也則此說似爲近是追者言所擊之處蠡則其如木之齧也三代之樂不殊而禹之鐘獨形其殘缺苟非當日之數數用之而何以有是也

之軌兩馬之力與

注

孟子曰是何足以爲禹尙樂乎

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與兩馬者春秋外

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

疏

注是何至稱賦○正義曰

禮記明堂位云拊搏玉磬指擊大琴大瑟中琴七瑟
四代之樂器也又云垂之和鐘叔之離磬女媧之笙
簧又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先代之樂器
後王皆用之也禹之鐘既爲後王所用則追之蠡不
得獨由禹所用矣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高子
以高尙樂故其器用至殘缺今其鐘在者猶可證乃
謂禹自常用也故孟子以後王皆用曉之攷工記匠
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注云軌謂轍廣乘
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高誘注呂
氏春秋勿躬篇淮南子冥覽訓皆云車兩輪間曰軌
禮記中庸云今天下車同軌隱公元年左傳云同軌
畢至周之車軌制以八尺其車之制同則兩輪行地
之迹自無不同故在地之迹亦名爲軌史記司馬相
如傳結軌還轅索隱引張揖云軌車迹也東京賦憲
先靈而齊軌辭綜注云軌迹也軌同迹同故前後相
沿在城門限切必深而成缺齧故趙氏以齧釋軌明
此軌屬城門受車輪之缺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
與兄孫講禹之聲章追何以蚤日用之者多也城門

之軌何以非兩馬之力曰用之者久也然則經涂九
軌而每門三涂祇各一軌則凡一用而門必三之此
正用之多而謂久可乎車之涉軌也門與涂同時無
久暫也匠人既造門亦即造涂未嘗前年有門今年
始有涂何謂久也試亦於是奚足哉一語復誦之手
兒子遠宗恍然曰得之矣孟子文多微辭於此則微
辭中又急挂其口使之自解只是奚足哉四字盡之
蓋此語專闕禹之追蠡不關攻擊並不及文樂宮之
門軌之蓄不關馬力並不及涂軌蓋一比較則多寡
生而祇論此追亦祇論此軌則久暫之意自見言外
故曰是是追蠡也追蠡為攸擊所致得毋門軌之蓄
是馬力與即此一語而年世久遠非一朝用力所能
到意隱隱可驗所謂急被其惑不煩證明乘車多四
馬謂兩服兩驂也去四言兩已不可曉況詰問之意
正欲張馬力之多而反從減此是何意及觀趙岐注
謂兩馬是公馬國馬引春秋外傳為證然國馬公馬
亦多無解者古關隘郵驛皆有都鄙所賦馬供往來
之用謂之國馬以此為民間所出馬也至公家乘車
及鄉遂賦兵牽載任器則馬皆官給謂之公馬以為
總之公牧者也故周禮牧人所掌皆稱國馬而馭夫

趣馬又分公馬而駕治之雖無大分別要之行城之馬則祇此兩等然則兩馬謂兩等馬耳謹按春秋外傳者國語楚語屬且與其弟論令尹子常之言也韋昭本作國馬足以行軍云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足以行軍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也趙氏所見本蓋與韋異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趙氏以兩馬爲國馬公馬不如豐氏一車所駕之說爲長但常云城中車可散行城門則車皆由之兩馬之力乃以車多反言則文義自明如泥兩馬二字卽國中之軌亦豈兩馬所能成故不可以辭害意也左氏哀公二十七年傳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注乘車兩馬大夫服史記孔子世家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又左哀公十七年傳乘車兩兩牡注衷甸一轅卿車疏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止乘兩牡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小事駕二爲等差故也異義古毛詩說天子之大夫皆駕四故詩云四牡駢駢周道倭遲是也其諸侯大夫唯駕二無四二十七年陳成子以乘車兩馬賜顏涿聚之子士喪禮云賻以兩馬是惟得駕兩無上乘也皆

可爲一車所駕之證曹氏之升撫餘說云古駕車之法夏駕二馬謂之麗殷駕三馬謂之騶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駟孟子若曰不知禹聲蓋觀禹迹彼城門之軌道止一達車從中央禹以來閱千八百年於茲殷之騶於此門也周之駟亦於此門也而謂門限切深猶是夏先王兩馬之力與謹按夏駕二馬見毛詩衛風干旄正義引王肅云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殷益以一駟謂之騶周人又益一駟謂之駟此說於先王之樂器後王皆用之說九切錄之以備參攷限切者阮氏元校勘記云段玉裁云門限亦名門切丁氏云限迹切深由不解切字也

章指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啟其蒙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注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

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復

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說

注棠齊邑也○正義曰襄

公六年齊侯滅萊左傳云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

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晏

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注云棠萊邑也北海即

墨縣有棠鄉十八年齊侯駕將走郵棠注云郵棠齊

邑二十五年左傳齊棠公之妻注云棠公齊棠邑大

夫閭氏若璩釋地云齊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爲

發棠卽此是也今卽墨縣甘棠鄉顧氏棟高春秋大

事表云郵棠故萊邑也山東登州卽墨縣有棠鄉爲

萊之棠邑東昌府堂邑縣爲齊棠邑棠公爲棠邑大

夫孟子勸齊王發棠卽此後譎棠爲堂周氏柄中辨

正云顧亭林山東攷古錄云當時卽墨爲齊之大都

倉廩在焉故云發棠則棠爲萊邑非今之堂邑縣也

大事表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

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

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

笑之

注

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

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之以爲士之於野外復

見逐虎者攖迫也虎依隙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

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

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

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爲馮婦也

必爲知者所笑也

師

注馮姓至虎者。正義曰儀禮燕禮卒受者注云卒猶後也卒

之義爲終終亦後也卒爲善足見前此恃力無賴爲不善也不善改而爲善何以有士稱故趙氏中明之毛詩正義云士者男子成名之大號故有勇名而後以爲士如稱勇士是也本稱勇士改而爲善乃爲善

士也申此者趙氏以士字連善字恐章句不明也
昌詩蘆浦筆記云余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卒爲善爲
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有搏虎
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
爲笑也周密志雅堂雜抄云一本以善字之字點句
前云士則之後云其爲士者笑之文義相屬於章旨
亦合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叙事未有無
根者惟馮婦之野然後衆得望見馮婦若如宋周
斷士則之爲句野字遂屬下野但有衆耳何由有馮
婦來此爲無根或曰固已恐從未見則之野此句法
余曰周書則至于豐○注攬迫至止也○正義曰注
南子假真訓云攬人心也高誘注云攬迫也說文
部云迫近也故趙氏以迫釋攬又以近釋迫音義云
丁於盈切卑蒼云攬枯也枯之猶云繫之蓋讀攬爲
纓繫之以纓卽謂之纓也莊子大宗師其名爲纓也
釋文引崔氏注云攬有所繫著也此亦以纓爲纓也
莊子有宥云汝慎無攬人心司馬彪注云攬引也引
亦牽繫之義然是時衆方與虎相持何得遽言結紫
迫之義長矣音義云隙于于切又子侯切隅也隅卽
隅說文自部云隅隙也隙阪隅也詩小雅正月瞻彼

阪田箋云崎嶇境塙之處故馬融廣成頽云負隅依險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負恃也左傳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孟子曰虎負嵎莫之敢撓虎有所恃而張故云依隙而怒也謹按注中見虎二字解望見二字明望見二字斷句馮婦趨而迎之六字斷句是時婦猶在車中令趨車迎之也將近矣馮婦又攘臂下車趙氏以恥不如前明所以趨迎所以下車之故而以馮婦二字貫於見虎走迎之上則望見爲馮婦望見明矣先言望見後言馮婦者屬文之法也自則之野貫下此望見者自卽是之野者望見不可云望見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故倒言之也是時知止則可以不趨迎不下車連用馮婦者若曰誰迫之使趨迎馮婦也誰迫之使下車馮婦也皆形容其不知止之狀也說文走部云趨推也故以走釋趨謂行之疾也說文手部云攘推也推排也推排其兩手於前作搏勢也孟子屬文奇奧趙氏每能曲折達之卒爲善士何至又爲士之黨笑之則因其之野望見如是趨迎如是下車如是也則字非虛也

章指言可爲則從不可則凶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

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己必有害也

疏

暴虎無己。正義曰。

爾雅釋訓云暴虎徒搏也毛詩鄭風大叔于田藋揚暴虎獻于公所傳云暴虎空手以搏之僖公元年殺梁傅公子友謂莒挈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先搏時無刀是搏卽無兵空手相擊故江熙云佻身獨鬪潛刃相害僖公二十八年左傳晉侯夢與楚子搏注云搏手搏惟手無兵空搏故楚子伏而隨其鬪蓋相搏而顛楚子以身壓晉文以口焚皆不用兵也搏從手空手卽是搏非搏有徒不徒之別也故趙氏以暴虎釋經之搏虎暴虎一音之轉廣雅釋詁云操擊也操同攬撥亦搏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注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

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

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

疏

注臭香至如蘭。正義曰禮記月令

春月其味酸其臭膻夏月其味苦其臭焦中央其味甘其臭香秋月其味辛其臭腥冬月其味鹹其臭朽孔氏正義云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味有五臭亦有五孟子於口目耳鼻渾言味色聲臭而於四體言安佚以互見之則味必嗜甘色必好美聲必喜音臭非謂臭專屬諸香也引易者繫辭上傳文也其臭如蘭則臭有不如蘭者矣虞翻注易云臭氣也不專以爲香也荀子王霸篇云夫人之情

目欲綦色耳欲綦聲丁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
此與孟子義同楊諒注云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
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佚安樂也此注先訓氣後言
香爲得其意矣又正名篇云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
臭以鼻異注云芬花草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鳥
臙色而沙鳴鬱酸暑澀之酸氣也奇臭衆臭之異者
氣之應鼻者爲臭故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
此獨冠以香臭者明其下皆臭也禮記內則皆佩容
臭注云容臭香物也庾氏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
故謂之容臭此亦以臭不專於芬香惟芬香可飾形
容故別之云容也周禮天官宮人除其不蠲去其惡
臭禮記大學篇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臭之惡者爲
惡臭猶臭之香者爲香臭僖公四年左傳云一薰一
蕕十年尚猶有臭注云薰香草猶臭草十年有臭言
善易消惡難除孔氏正義云臭是氣之總名原非善
惡之稱但既謂善氣爲香故專以惡氣爲臭十年香
氣盡矣惡氣尚存此臭字乃朽字之假借月令其臭
朽說文歹部朽爲朽之重文歹腐也列子周穆王篇
云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
苦朽與香對則薰香猶臭者乃薰香猶朽也廣雅釋

器云乃臭也謂臭爲死之假借死爲臭之正也惡臭作死腐穢之氣也鼻所嗅之總名作臭非臭之名或專於香或專於惡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

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注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

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

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皆命

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

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天而已不復治

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專

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疏仁之

至命

也。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之血氣心知，原於天地之化育者，也有血氣，則所資以養其血氣者，聲色臭味是也。有心，則知有父子、有昆弟、有夫婦，而不止於一家之親也。於是又知有君臣、有朋友、五者之倫，相親相治，則隨感而應，爲喜怒哀樂。台聲色臭味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而人道備，欲根於血氣。故曰：性也，而有所限，而不可踰。則命之謂也。仁義禮智之懿，不能盡一，如一者，限於生初，所謂命也。而皆可以擴而充之，則人之性也。謂者，猶云藉口於性耳。君子不藉口於性，以逞其欲，不藉口於命之限之，而不盡其材。後儒未詳審文義，失孟子立言之指，不謂性非不謂之性，不謂命非不謂之命。由此言之，孟子之所謂性，卽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體之於安佚，之爲性，所謂人無有不善，卽能知其限，而不踰之爲善，卽血氣心知能底於無失之爲善，所謂仁義禮智，卽以名其血氣心知，所謂原於天地之化者，之能協於天地之德也。此荀揚之所未達，而老莊告子釋氏味焉，而妄爲穿鑿者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性命二字，必合言之，而治性之學始備。五官百骸，五常百行，無物無則，性命相通。

一於則性乃治矣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我之口而嗜乎味我之目而美乎色我之耳而悅乎聲我之鼻而知乎臭我之四肢而樂乎安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小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恒易而順天所限之命恒難性易遂則必過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過乎其則治性之道以不過乎其則命難順則不能使不過乎其則治性不過乎其則矣。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以吾心之仁而施於父子以吾心之義而施於君臣以吾心之禮而施於賓主以吾心之智而施於賢者以吾心所具聖人之德與天道相貫通其必欲遂者與生俱生之性也。其不能必遂者命之限於天者也。五者吾體之大者也。遂己所成之性恒難而順天所限之命恒易性難遂則必不及乎則命易順則任其不及乎則治性之道以必及乎則爲斷勉之以性而不畏其難遂斯必及乎其則矣。阮氏元按勸記云知之於賢者也閩監毛三本知

作智按音義出知之云音智注同則作智非也有性
焉各本同孔本焉作也○注聖人至命也○正義曰
天道卽元亨利貞之天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
太和此天道也通神明之德使天下各遂其口鼻耳
目之欲各安其仁義禮知之常此聖人之於天道也
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得位而天道行所
謂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孔子不得位而天道不行所
謂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趙氏謂遭遇乃得行之不遇
者不得施行是也道行則民遂其生育其德道不行
則民不遂其生不育其德故曰鼻耳目之欲不遂屬
之命而仁義禮智之德不育亦屬之命然顛愚之民
不能自通其神明之德又不遇勞來匡直者有以輔
翼之固限於命矣若君子處此其口鼻耳目之欲則
任之於命而不事外求其仁義禮智之德則率乎吾
性之所有而自脩之不委諸教化之無人而甘同於
顛愚之民所謂雖無文王猶興也且由是推之父頑
母嚚命也而舜則大孝烝烝瞽瞍底豫此仁之於父
子君子不謂命也罪人斯得命也而周公則勤勞王
家沖人感悟此義之於君臣君子不謂命也道大莫
容命也而孔子則栖栖皇皇不肯同沮溺之辟世荷

條之潔身而明道於萬世此聖人於天道君子不謂命也大戴記千乘篇云以爲無命則民不偷以爲無命卽是

不謂命

章指言尊德樂道不任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

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也

注

不任佚性

阮氏元按勘記云孔本韓本攷文古本任作追○治性行禮○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文注注引作治

身勤禮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

注

浩生姓不害名齊人

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

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注

樂正子爲人有善

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

注

不害問善信之行詞何曰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
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注

己之所欲乃使人欲

之是爲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
人有之是爲信人不意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
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
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
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
子善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疏

可欲之謂善○
正義曰趙氏以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爲可欲按此忠恕一貫之學不
僅於善也呂氏春秋長攻篇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高

誘注云善好也所好於代者非一事中論天壽篇引
孟子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欲作好善亦爲
善善可欲即可好其人善則可好猶其人不善則可
惡其人可惡卽爲惡人其人可好自爲善人也○右
諸己之謂信○正義曰說文人部云信誠也誠猶實
也有卽仁而爲有之有可好未必其不虛也實有之
矣是爲信也趙氏引不意不信語見論語憲問篇謂
不可億度人之不信引之者蓋謂宜己有此信不可
億人之不信也○充實之謂美○正義曰詩召南小
雅篇實命不同釋文引韓詩云實有也卽此有諸己
者擴而充之使全備滿盈是爲充實詩邶風簡兮云
彼美人兮箋云彼美人謂碩人也首章碩人俟俟傳
云碩人大德也俟俟容貌大也充滿其所有以茂好
於外故容貌碩大而爲美美指其容也○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正義曰說文火部云光明也輝光也
輝與輝同毛詩大雅皇矣篇載錫之光傳云光大也
有光輝故大充則暢於四體光則照於四方故趙氏
云宣揚之○大而化之之謂聖○正義曰說文耳部
云聖通也此謂德業照於四方而能變通之也○聖
而不可知之謂神○正義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大

而化之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聖而不可知之也易
繫辭傳云陰陽不測之謂神不測即不可知周書謨
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不可知故無能名孟子誇矣
正子推極於聖神至於神則堯舜之治天下也孟子
所以言必
稱堯舜

章指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
以孟子爲之喜也

孟子正義卷二十八終

孫授

易詩校字